



梅山集

二十三

行狀 狀

廿二十七

~16
2373
24



和
2873
28-24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諡狀

延昌君宋公諡狀

庚戌

公諱德榮字華叔系出延安延春君諱某其考也公
 生稟和厚孝悌根天有勇力善騎射 宣廟壬辰倭
 奴大舉入寇公時年二十四從延春公扈 駕龍灣
 回鑾至永柔擢武科除宣傳官丙午隨使价入倭倭
 酋見其雄偉餽金百鎰公恥之槎還之日埋薩島上
 諸价服其廉義光海政亂不復仕進居鄉墾手植
 松筠蓮菊扁其室曰四貞書史自娛若將終身焉

仁廟改玉薦拜孟山縣監未幾賊臣李适以平安兵使舉兵叛副元帥鄭公忠信率安州兵先據鞍峴公領本縣兵躡後而至隸元帥張公晚營誓以戮力討賊夜夢兩日相盪僞日破墜既覺公喜甚謂從姪希建曰夢有休祥殊死戰破賊必矣但諸將頗有逡巡觀望之意不可不激勵與希建拔劍誓衆曰有退步者以此從事衆皆股栗勇氣百倍公身先士卒矢不虛發大軍乘之一時勦滅諸公以次策功錄公振武功臣三等超資封延昌君張公以公領關西軍俾之還任秩滿南公以興時鎮龜城以爲邊圉孔棘不可

無此人啓置中軍丁卯建虜猝至南公以爲安州賊路之衝自龜城移鎮啓以公爲南營將分守南城與虜鏖戰虜曉乘東城之低悉銳而進南公見衆寡不敵登百祥樓自焚死顧謂褊裨曰君等皆去公族子汲亦在幕下奔告於公曰爲之奈何公怒叱曰主將固當云爾汝安可蒙愧耻苟活因拔劍逐之謂其奴曰收我骨歸奮言于衆曰懷姑息之計者非人臣也牧使金公浚聞公言遂痛哭勵士卒士卒咸奮力戰良久矢盡賊矢遍體公及舉鎮皆死之先是公草檄諭虜其略曰我國與爾邦世修和好爾今侮我禮義

之邦無故興兵蹂躪我疆場侵掠我赤子以沿海朝天爲言爾亦有君長豈不知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之義耶况我壬辰之亂幸賴 皇上盡發遼左江浙之兵以復舊物 聖德天覆爲如何共以故戊午之役恭承 皇命遠涉他國爲弘立蘭英所誤終致敗衄我 聖上舉義明倫克正大位藏疾納汙弘英家屬不用連坐又從而錄用之國家何負於二臣也今八道巡邊防禦領十萬之衆京中精砲且萬餘爾能戰我且賈勇爾無悔也公既殉難事聞 贈兵曹判書遣禮郎致祭仍 賜禮葬邦人立祠于安州 肅廟

朝賜額曰忠愍 純廟朝因海西儒生上言 命施綽楔崇報之典可謂備矣墓于延安永達三屯山子坐配貞夫人海州崔氏世鸞之女子副司果授以忠孝聞孫時曾時閔時浩曾孫相濂相元相亮噫公旣敵楸樹動於前而丹書鐵券昭如日星取義成仁於後而天理民彝賴不榛蕪則必有易名之典而後可以樹風聲裨世程無遺憾於永世也公六世孫瑞駿屢請節惠之狀謹述爵里出處致命遂志之大略用誌于太常氏

判敦寧金公諡狀 辛亥

公諱持默字維則系出新羅遠祖諱大猷仕麗朝爲侍中封清城府子孫遂籍清風入本朝大司成諱湜與靜庵趙文正諸賢倡性理之學爲己卯大宗師贈左贊成諡文毅四傳至潛谷文貞公諱堉德望事業爲寧陵賢輔是生忠翼公諱佑明過房爲文貞公從父弟贈領議政諱址後以顯廟國舅封清風府院君於公爲高祖也曾祖諱錫翼漢城左尹祖諱道泳進士以貞僖公諱錫衍仲子出爲左尹公后贈左贊成考諱聖應兵曹判書孝靖公妣貞敬夫人南陽洪氏監司禹寧女公生于景宗甲辰嬉戲異

凡兒長者已期以大受英宗庚午中生員試丙子除懿陵參奉上召見于便殿天語諄諄視以家人就職旋遞是年冬毅宗皇帝聖節上行望拜禮命崇禎丙子使臣及三學士子孫并入參公以文貞公後孫特付軍銜隨參恩加一階丁丑差山陵都監監造官敘敦匠勞陞拜司饗院主簿轉掌隸院司評濟用監判官己卯差祔廟都監卽廳辟爲戶曹正郎辛巳除順安縣監陞辭上問何以爲治對曰當至誠奉公矣上曰在牙時恆若吾君之臨上勉之勉之聞衙中有慈聖手種粟須善護也

在任半載難於離違遂賦歸壬午 孝懿大妃崩
世孫嬪自是裊躬處世彌加謹畏癸未除刑曹正郎
移掌樂院僉正甲申丁外艱丙戌承重服祖妣尹夫
人喪皆守制盡禮己丑除司饗院僉正赴節製八格
上命讀試券教曰惜乎此作優於壯元 命批一句
冬拜平壤庶尹庚寅春將奉祠版于衙 上夜夢見
孝靖公親製文賜侑 命子孫八侍又致祭于左尹
公 贈贊成公內外祠宇 命賜大夫人米豆就養
時令各邑護送箇滿移通禮院引儀轉司饗院僉正
癸巳拜高陽郡守甲午遞尋差惠局郎戊戌遭內艱

制除拜司導寺僉正辛丑連除司導司僕主簿拜清
道郡守本寺啓請仍任主簿戶曹又辟正郎旋移惠
局郎壬寅除延安府使癸卯移黃州牧使丙午謝歸
文孝世子薨 命差宗戚執事墓所都監郎廳轉掌
樂院僉正丙午領議政金公致仁奏金某處地異他
為人周通牢確可合儲望請陞資調用時國勢孤危
兇黨覬覦元戎伏誅人心疑懼 上念諸臣莫可以
托心膂者故注意于公遂陞通政除五衛將又用大
臣言拜戶曹叅議丁未薦授摠戎使公仰感 恩遇
俯念時憂詎俛膺 命仍陳疏略曰臣家再叨戚聯

之榮荐膺肘腋之寄四世五將委任最專曩歲臣父
臣兄相繼受任管轄諸營之務每於公退輒父子相
對以任重才短 恩深報淺爲至恨而或至流涕臣
嘗在傍心焉怵惕宛如昨日事矣顧臣不肖誠無能
爲役於先父先兄而徒藉餘蔭猥典州郡絲毫無報
愧懼恒切加以年紀衰邁精力消耗雖尋常職事猶
不敢強加牽策千萬不自意旬月之間 謬恩荐降
以 殿下則哲之明何所取於百無能之賤臣而乃
有此萬不禱之 寵命也轉御營禁衛兩營大將間
拜漢城左尹刑曹參判同知義禁府事辛亥移揔壯

勇營兵時新朔是營爲肘腋親兵周衛之近倚毗之
重甲於諸營故有此 特授也秋拜戶曹參判是冬
壯營射會公一巡中三矢 上賜弓以賞之仍 諭
諸將臣曰如此風寒一巡三中雖日日課射之訓禁
將浚難辦此壬子除漢城左尹戶曹參判帶長興庫
司宰監提舉癸丑相臣金公履素奏金某地處履歷
實合擢用請陞正卿拜刑曹判書 上詣 顯隆園
以華城爲壯勇外營置使留守兼之內營置使如御
營使之稱大將公陞爲大將帶繕工提舉冬廷臣請
舉賀儀于 殿宮 上推廣慶飾喜之道以公壽準

七耄 特陞崇政階 教曰此家之人古稀之年而明聖大妃本房爲同堂之親近又戚聯予之視遇無異國舅特以蔭宰之故不入於耆社今年雖七十未躋崇班 命除判敦寧又 親製祭文賜祭于清風清原兩國舅及孝靖公以公之年壽 特垂隆眷歸美先世家國同慶儘異數也甲寅乞暇省揚州春川諸先塋 特命給由馬澆奠床如大臣例又 賜祭文貞忠翼兩公墓文又親撰公邵齡展掃 恩禮曠絕爲一世艷稱除都摠管提舉司導寺冬坐事削黜乙卯春 特宥復拜禁衛大將提舉長興庫又除判

敦寧漢城判尹壯勇使丙辰孝靖公神道碑成公手書陰記 上歎其誠力罔愆丁巳授摠戎使復除壯勇使是冬 頒曆以公老年劇務筋力如少壯賜書褒嘉戊午復換摠戎使提舉司饗院享年七十六而卒于己未三月十七日訃聞 上震悼撤朝致賻祭如儀五月窆于揚州文谷里枕良之原公方面偉餘外嚴內和中肩洞然不設畦畛事親有深愛居憂主於哀戚六十廬于墓朝夕哭臨三年如一日過追以終身出入禁闈小心畏敬進止不踰尺寸位至隆顯靡敢以宰相自居每登前席惴惴齊栗常若在

郎僚時邸報中有 上教雖臥必起嘗曰吾家世受國恩至吾身又叨竊崇班只當鞠躬盡瘁以效絲髮之報而已榮既過分須是念存知足以過分知足四字扁其室晚益遵晦杜門養重違疾革猶眷念 宗國輒爲之出涕及 命近侍問疾神昏不省而令侍者加上衣於體加笠子於枕以不忘東首之義也事清原公如父撫愛其孤孫用底成立與季氏叅判公比屋湛樂養育諸姪無間已出季妹早孀無子買第隣近爲之制產俾不憂衣食推之踈屬周急恤貧如不及教子姪必以義方要以振家聲酬 國恩爲始

終條理愛好人倫靡所隔膜而見其不避處輒面折之不少容貸以此多忤權貴亦或不悅者公皆不恤也然性度宏厚濟以包荒涖邑時客有偷公貨者爲償其數待之如舊爲政誠心孚感不猛而威行不煩而事舉吏懷民安所在有聲績歷帥諸營節用而愛人束嚴而御寬以故營儲充羨軍校頌德夷考平生洵熙世之良臣非直爲威曉之賢者也配韓山李氏縣令奎煥女性端淑有規度王姑尹夫人姑洪夫人鍾愛殊絕舉家政以聽婦姒妯娌罔不歡洽孝靖公嘗言吾子婦女中孔明也每事必咨清原公性嚴

重於婦人少許可而如有疑難亦就質焉門戶貴顯
服役甚衆而夫人不敢自恤養舅姑奉君子衣服飲
食皆親檢供具尹夫人卒於季氏叅判公殷山任所
夫人以不克終孝爲至慟饋奠下室躬莅鼎俎雖疾
甚未嘗倩人訓子俾不道貨利不與人爭鬪有過失
輒不與之語諄諄提誨者皆聖賢格言先祖遺教雖
其天稟有過人者而公之所以律身而刑家者可驗
於此矣生後公一年幼先公十年墓祔舉二男二女
男長基厚工曹判書次基崙女適同敦寧洪樂倫洪
秉實長房繼子宅善前牧使女沈應奎府使次房繼

子字善牧使繼子益相益相一男幼牧使君謂直弼
於公有通家之誼慕悅有素猥托以狀德之文不敢
以癘病辭第次如右用告于太常氏謹狀

行狀

遺安處士李公行狀 丙申

公諱輔天字汝翼姓李氏系出 英陵別子桂陽君
忠昭公諱增八傳而至敦寧府都正 贈吏曹叅判
諱夢錫於公爲曾祖祖諱德英觀察使以廉直爲
明陵名臣考諱繼華通德郎有文行蚤世配青松沈
氏處士漢章之女副提學攸其祖也以 肅宗甲午

十二月九日舉公三歲而孤八歲而服王考喪守制如成人二憂趙公泰采歸樂李公晚成撫公頂曰有孫如此吾友不死沈夫人有女士風不以慈恤而簡義方俾就學于從叔父翊贊公命華翊贊公農巖先生高第也公事之如父贊善杞園魚公有鳳於翊贊公爲同門友聞公贊以女妻之公又就而卒業往來父師間服習農淵兩先生之教無異親炙焉公性於孝養沈夫人志物咸備常云爲親與爲己一也失身而求親養者非孝也平居敬逾於愛每事必稟曰吾幼而失怙吾母母而兼父不敢以偏愛而有所忽也

酷好山水友朋而恒戒遠遊未嘗一日離焉逮侍湯不解帶三載如一日夫人有潔性雖枕茵泡溷之具必躬自澣濯遞數日而新之先釋其旨意而承將及疾革涕泣禱天袒括之日自力視具纖悉周詳親盥洗奉持穢賸克盡終事未曾替使子弟蓋推素日至性要終始無違也嚴服闋之戒終喪始入中門時公年近不毀氣息綿綴而及葬猶食素強仲父教進薑鹽而已常寢處塊苦不脫經帶對人無閒話月朔輒展墓瑩砌沙土躬自剪築手植立木數其株而培壅焉過姑姪之門不入晚年居英廟方喪至因山前

不御肉食居恒哀率如親喪其前遇壬午五月自某
日以後卽廢生人之事語必嗚咽失聲不接賓客者
累月其篤於君親如此間與尹竹菴得觀講究喪祭
二禮多所是正至祀享致齋必嚴躬眠滌濯內外治
具夙豫精蠲下至臧獲兒少俱恐懼莊栗終晝洞洞
坐而待晨祀畢而愀然竟日有餘感焉姻戚家或來
觀法曰不如是與不祭同一僕服公化每祀時必澣
衣之潔地薪焉餽餘之及雖浚夜必盥手而跪承之
鄉里至今傳其事嘗慨宗法不立族黨無所統率爲
宗子宗婦制齊衰使遠近族人咸服之著譜乘修宗

禋春秋會讌修睦自袒免以往其憂虞驩戚之事必
躬自擔夯爲諸宗倡焉晚而御家益嚴于女非盥櫛
不敢見婢僕不聞嘻笑聲晨興謁廟退坐書室欽欽
若對越公仲弟校理公諱亮天自少以志行相刮摩
平生一室對案怡怡如也校理公旣登第名望藹蔚
益以古道相期待不欲隨俗俯仰一日退公公責言
某事當力爭何惜碎頭上帽校理公引謝而已後坐
讜言流海島直聲振朝廷後數年校理公歿公養孀
媵恩禮俱摯日入門輒拜撫育孤子姪過於已出從
女俞氏尹氏婦至老每相謂吾兄弟生及笄尚不知

世父母非生我者晚年常願依近松楸及畢婚盡室
廣州之石馬鄉喜村名栗里與淵明合賦斜川曲因
述其事遇鄉人以德春秋暇日招携游泳每禮俗之
會申以孝弟力田先公後私之義聽者悅服有爭訟
持久不沒者賴公片言而息焉有時阻饑竈烟不起
舉農淵兩賢白雲雪岳事語家人皆欣然不知有長
領願鄉有溪堂卽觀察公所倡爲人士居業者也勸
鄉黨殖穀鳩書修旬講儀約以行之公意欲潛導髦
士用淑一方而鄉俗貿貿無可望其成材惟授以小
學且製五倫歌教童子曰鄉村無書但日誦五倫亦

可以做人人咸服其苦心指引間嘗携李行祥宋端
成德明三處士修禊于書堂推公主席又會講于圃
隱書院姨兄南文清公有容馳書頌講事公謝以未
能尹竹庵勸公以著述公亦謝之曰吾猶有未信及
者蓋公學務敦本專精內修故不要近名者皆此類
也姊氏癘淹癸亥願無離違公不獲已僦居于城西
故巷於是知舊子弟請業者稱述藉甚公雅不欲以
是自命且洛下風氣已變士大夫不務實學惟追逐
黨伐是事公益無樂斯世以 正宗丁酉四月十五
日卒壽六十四士友以公不克享遐齡用延草野一

脉之傳潛光抱道而未命於 朝宜加以殊稱及至
葬題其墓曰遺安處士可見其至心愛慕也六月葬
于石馬鄉壬坐原後九年乙巳魚孺人下世遷附于
兆南良坐魚孺人貫成從夙服庭訓婉孌淑慎及歸
公配德無違內和自理爲閨閣矜式生一男二女男
在誠參奉女適府使朴趾源郡守朴宗敬參奉二男
二女正履擢魁科爲校理正觀奉事女適牧使閔元
鏞黃鍾萬朴趾源二男二女宗儀宗承承旨李鍾穆
牧使李謙秀朴宗敬男致壽正履子碩鏞正觀系子
碩鍾公生稟英特意氣伏一世始若難受羈束旣從

杞園學折節就繩約婦家所供衣食稍涉華靡則曰
此宮禁之餘也不近口體以故杞翁愛重公聞讀論
語勉之以任重道遠復遺農巖先生文集而曰是爲
義理精粹文章正宗終身鑽研得力儘多也公畢生
誦法儼然典刑之可卽然其所自爲學則常恐文勝
而質亾劬書施功堅固慤實語默動靜絜括於尺度
之中浸灌理義磨礱精潤以求一箇是而氣質之用
馴致刊落焉自經辛壬士禍調停之論作而忠逆混
淆世教交喪公務張清議激揚士流要在尊 君德
而辨邦誣蓬華蕭然而名彥滿座或值朝論潰裂邪

說賜張輒不赴公車校理公既登第遂廢舉焉公雅重友道與止庵金公亮行三山齋金公履安托契彌篤止庵貞介寡合而入都必先訪公赴試闈必與公同席而一隊士類無不願交焉三山齋嘗評并世羣儒曰窮理自得莫如任仲思氏飭躬敦行莫如李汝翼汝翼卽公也每從士友輒俟公起居問所讀何書止庵胤子履九氏亦言吾先友李丈今世之真正學者惜其不見知於世云每值杞翁喪餘雖遠不能與而必齋沐食素坐以待朝且恨其遺集未行而訛謬爲多商證而刊正焉常慟悼師門心事之未暴曰此

後人責也時寒泉黎湖兩贊之門各論方盛公於兩賢咸有契好承學諸子又多公執友往來推挽公謝之曰吾師方阨窮於時詎可舍之而他往乎俞公彥淳蚤歿公惜其齋志未就每存恤其家輯其遺文事行遺其子子長妻以族女家道以成公有幼時外傳傳歿而有孤孫公教養甚摯蓋師友之際不以死生存亾殊其誼者於公始見焉中表兄弟及子婿有負性帶氣脫略繩墨者必痛加矯揉自底悅服教育宗族之秀者推重士友之賢者俾有所造就隱惡揚善出於至誠誨責後進不少饒假聽者悚汗而服膺無

間言公鑑識絕人洪啓禧時譽隆洽士多附麗公獨
云彼欲以儒術緣飾權利是隴斷之尤者其必有覆
墜之患乎宋德相爲權奸所賣將膺召公曰大老之
孫失身乃爾不徒辱先儒學從此卑矣怛焉不寧者
久之未幾其言皆驗公儀標頽哲神采凝然晚益莊
和凝重立言制行粹如也凡事爲必一裁以義如斬
釘截鐵商確經史剖析名理使人開發疊疊忘倦緼
袍之中光輝襲人居恒不事鉛槧而有作皆精切質
慤真仁義之言也嘗述家訓以貽子孫曰爲士者種
學績文自可以拾取科第若舍此而求必得之術失

身喪操何以自齒於士族乎嘗見世人僥倖祿利無
所不至及其得之廣置田園高起屋榭赫然動鄉里
及勢去人亡曾無半畝一椽之遺者卽得不以道而
驕奢逸欲之所致也又曰世間得喪成毀千百變轉
無一可恃惟一爲善自天命體來以之爲人生安沒
寧無復餘事噫斯言也所以爲遺安也充類至義可
但爲公一家則哉不佞從士友聞公之風夙矣擬諸
徐孺子郭林宗之倫而常恨知德者鮮矣近又習熟
公二孫二孫皆褀躬勉學克趾先美是可以見木而
知山也校理君述公言行一通屬不佞以狀德之文

竊惟晚生顯蒙固靡足以闡顯幽潛而曠世誦義不
敢終辭謹撰次如右而顧今聲利滔天世趨日卑士
之能知有己者寥寥縱欲見修身自重如公者亦曷
可得乎何由起公於九京揭儒林之表準哉語云舉
世混濁清士乃見以是而求之庶可以知公之爲公
矣

老洲吳先生行狀 丁酉

先生姓吳氏諱熙常字士敬學者卽所居而稱之曰
老洲先生系出海州上世有諱仁裕麗朝檢校軍器
監監寔爲鼻祖自是蟬嫣入 本朝圭組相承至貞

武公諱定邦丁昏朝金墉之變廷議守經幾及於禍
再傳諱翹選湖堂官觀察使 贈左贊成以文學政
事爲 仁廟朝名臣於先生爲五世祖也高祖諱斗
寅判書 贈領議政忠貞公 仁顯后遜位諫而死
會祖諱泰周海昌尉文孝公有至行好儒術祖諱瑗
叅判典文衡 贈左贊成文穆公文章聞望伏一世
考諱載紹禮曹判書定獻公仁厚樂善世稱長德妣
贈貞敬夫人韓山李氏郡守奎恒女也先生以定獻
公伯氏判中樞府事兼太學士文靖公諱載純仲子
出爲定獻公嗣文靖公配延安李氏領議政文簡公

哲先生集
天輔女以 英廟癸未五月十日酉時舉先生于慶
幸坊 賜第生有異稟沈靜慎密德器夙就自然近
道文靖公家法素嚴子弟侍側非有問不敢對日用
服習不離典則伯氏寧齋公諱允常純德邃學爲世
醇儒先生得師天倫已自離經辨志卽親切審問寧
齋公許以克紹家學稍長益肆力于六籍携中庸出
鍾巖別墅堅固刻勵務極其趣質疑于寧齋公反覆
論辨不明不措及寧齋公歿先生益自奮曰先兄教
誨一脈惟在吾一身詎敢自怠以負先兄哉誦念玩
繹夜以繼晝仍之失眠至成貞疾寧齋公喪後定獻

公賣第與文靖公同室先生晨昏幹蠱殆無斯須暇
逸且文靖公屢秉文衡銓部門闈赫喧先生處僻靜
不與外事韎韍象譯之類尠有識其面者文靖公兼
內閣提學時 正廟與諸閣臣曲宴于後苑 宣召
其子弟赴宴雖韋布亦與焉先生獨不進曰未仕而
見於君者無於禮不顧禮而冒赴是踰越防範防範
一壞何所止屆 上亦不強而曰吳提學二子有讀
書守志者有將踵武立朝者豈非好命數耶壬子文
靖公下世乙卯荐罹本生內艱先生前後居憂易戚
備至朝夕哭擗隣曲感涕咸慮其不勝喪而猶不以

哀廢工劬經研禮慥慥如也已未隨侍定獻公于安東任所時出而賞樓臺山水謁陶山書院尋退溪遺躅南州人士久益誦慕是冬 朝廷命薦經傳朱書專治人豕宰徐公龍輔以先生及宋公穉圭趙公鎮球膺 命庚申拜翊衛司洗馬陞侍直先生曰吾非生進亦非有除職之 命而銓家檢擬者實由薦目詎可冒薦目而進身乎呈狀丐免 上曰出身之初明於辭受分數豈不可喜且是誰之子是誰之家初仕中夏爲調用特遂其志蓋文靖公受 知特達旣歿而猶思故 恩言及此移 長陵叅奉 命換京

司拜敦寧府叅奉仍差 東宮冊禮時執事以本職未肅命爲辭 上許以處義不苟仍 命夏除桂坊四月拜副率季氏叅判公以新恩入侍 上問先生出膺淹速自是屢侍 胄筵因文獻規剴切條暢上每隔壁臨聽亟稱其學識焉先生始雖跼勉出脚而久於職非素志也尋遭 天崩之慟例陞掌樂院主簿轉漢城府主簿卽遞自是閒居十年讀書養親若將終身戊辰遭內艱先生年已垂衰而執禮彌嚴及葬冒風雪董役雖細事必親不使人代幹克襄而患傷寒幾危而甦辛未除敦寧府主簿時定獻公已

入耆社順親志勉就月餘遭定獻公喪定獻公別業
在佛巖山下既葬奉几筵出寓宗黨從者數家乃聚
其後進各授一經日講勸課焉甲戌選授黃海道都
事不就乙亥拜司禦或諷其 冲齡進講不可陳義
太高先生歎曰所急在先入過此時則扞格之患生
矣數次登對而遞戊寅冬右相南公公轍請抄選經
明行修之士別加旌招先生與李公友信同被剡薦
付 經筵書筵兩銜旋授司憲府持平先生屏居廣
州徵岳山中卽文孝公丙舍也 上遣史官別諭敦
召先生上章控辭己卯陞掌令兼侍講院進善時

王世子將冠援 先朝故事再降 諭召先生荐上
辭本又附奏以難進之義屢除執義駟 召續下先
生上疏陳戒曰天心未豫災沴疊見閏月亢曠星文
告警天人感應之際雖不敢知要之不虛生而必有
召矣災不是災遇災而不知懼是真災耳及聽公車
之間寥寥乎無聞卽此一事憂甚於灾伏乞渙發
德音廣求讜言措諸實用仰答天威不勝大幸也庚
辰又除執義先生疏辭 召命而曰從古論教育之
術莫詳於保傅傳然要其歸不出於早教諭與選左
右而選左右又爲教諭之本蓋習與正人居則講論

誦讀之外納誨嚴密觀感親切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容已故曰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也臣竊伏草莽懸心 銅闈凡所以養正之方輔翼之具未聞克遵先王之法大慰臣民之望何也臣嘗忝叨桂坊竊覲講之日二三宮僚逐隊而進晏朝旋退遽草率徒歸文具外乎此則深宮幽獨入對無路間又傳稟頻數作輟靡常而燕閒之所與游居者不過紫袖黃門近習僂屨此輩之所知所行只是利慾機巧之私諂諛迎合之態其盡心善性有不可勝言也然冲年講學猶可謂姑從簡易而今 睿齡

已過就傅德業如日方升苟於講讀之際一循故常無改前規而欲望其養溫文之質究帝王之學殆類却步而求前炊沙而成飯朱夫子所謂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委之衢路之側者不幸近之伏願亟簡端方直諫法拂之士列于 胄筵僚屬仍命另講條制勿拘常規俾問寢視饈之暇恒臨外堂雖非法講召對頻許不時晉接簡其禮貌從容諮訪得以朝夕親比則尊賢愛士情意流通遜志問學功效漸見矣疏八例批慰勉李賓客晚秀袖是疏入畫講進讀一回至紫袖黃門近習僂屨等語左右聽者無不灑然變色

尋除掌樂院正移執義以前疏未見採施欲露章自引疏既具因遞職未果上辛巳 孝懿王后昇遐又遷奉 健陵并差輓章製述官先生自謂不嫻聲病且援前賢已例辭免 綏嬪及 孝明世子喪控辭如初春坊官以 國恤卒哭前書筵行廢來詢先生對曰開停之間先輩議論雖有參差竊以爲目下書筵之切急有不可膠守故常見今 睿齡漸近志學而輔養之具萬萬不侔於 祖宗盛際如又拘於事例并與隻日之對而停閣則其間六七朔好箇光陰虛過了濶宮燕閒之中所親比者不過宦侍近習而

濟濟賓僚尸厥位而日與之踈其爲可憂不專在於誦讀之撤課而已禮義由讀書出故禮有居喪讀禮之訓而至如檀弓大功廢業註家以業謂身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朱子亦曰居喪初無不讀書之文嘗請開經筵於壽皇山陵未卜之前昔賢之急講學有如是矣誠以君德成就專係講學有不可一日虛徐而哀疚澹泊之中善端發見愈益親切于以御講則攝其威儀壹其思慮所接者賢士大夫所講者聖謨賢訓非特易以見效於進學兼亦有裨於盡禮况朞制異於齊斬冲年尤宜懋學恐不可因哀停

講久致間斷也林右相漢浩引先生議提奏 命行
召對尋除執義壬午 春宮疹候平復疏請闕賀之
罪仍言在昔 宣廟違豫之時先正臣李珥以爲大
病之餘善端開發敷陳筵席藹然乎其言有足以孚
格 宸心迺今 睿候復常 胄筵將開其所以保
養擴充於一念之善繼續光明於時敏之學者如泉
達火燃幾不可失而時不可緩也癸未擢授承政院
同副承旨連除敦寧府都正刑曹叅議丙戌大司諫
吳翰源疏請招延在野儒賢右相沈公象奎繼陳之
特授同副承旨別諭敦召先生附奏懇辭 上荐降

敦諭若曰高尚其事不事王侯卽古列國之士所以
行於列國之君非比今日君臣之謂也先生上疏申
懇曰在易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程子傳
之曰賢人君子不遇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
也古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
是也宇宙間自有此箇道理與達則兼善天下者并
行而不悖諒非專指隱淪果忘者流則恐不可以列
國之士當之也顧今世降而俗漓賢遠而澤斬爲士
者弁髦經傳擺脫法拂只知有科宦利祿而不復知
民彝物則之重由今之道不變今之俗將見三綱墜

而九法數矣固知 殿下斯教出於一時之斷章取
義然王言一出爲謨爲訓將以世爲天下則儻或後
生新學不能深究 聖意錯認以爲高尚之事莫宜
行於今日朝廷則逝益其炎劫犇蹶知進而不知退
豈不悶哉就使臣得至前席極論時務不過以崇正
學端士趨爲第一急務而臣僞冒竊寵見棄君子言
出臣口焉足聽聞有懷無隱九增死罪旋遞承旨加
設贊善以授時 上率世子幸 健陵先生於庚辰
己奠居于鷺湖以近輦路心不自安往留月谷墳庵
俟駕過祇迎于院洞川 上遣承旨宣口諭 東宮

亦遣宮官存問先生口達曰先正臣宋時烈告于
肅廟曰惟願 邸下母昵匪人母聽莠言慎其游處
節其飲食親賢愛士勤學好問克成聖德副我 宗
社生靈之望焉此豈非今日 邸下所當勉者哉顧
臣身旣不出言不可出而愚衷所激敬誦以聞 回
鑾時 大小朝宣諭如初先生復舉前達餘意申勉
于 小朝還都後復遣史官 別諭仍命偕來先生
附奏曰古人云人臣事君守身爲上報恩次之臣嘗
有味乎斯言息欲持循而寡過盖臣許多欺誣之罪
已矣難贖則惟於出處去就不至放倒粗守一己之

廉義不畔先儒之法門卽所謂將此心報佛恩也臣若怵迫嚴威喪失所守是大質已虧將何所藉手而報恩哉荐降 別諭益復敦迫先生以啓以疏控辭甚力 上特令收回偕來丁亥歲首 東宮下令宮僚法講召對俱進綱目先生聞之上疏略曰向來睿令日三晉對俱用綱目爲程臣聞經理而史事經純而史雜故古人讀書之法必先經後史使理義之宏綱大目浹洽融貫爲主於中而後輔之以史則本末相資理事一致以之權衡乎古今人物之邪正事變之得失王霸公私善惡之辨正見斯立毫髮不差

而若緩經而急史先後失序則譬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其將喚鐵爲金認賊爲子畢竟成就得功利窠臼無所補於天德王道之學矣故朱子嘗歎學者舍經而治史爲心術之害誠至訓也謹稽國朝故事法講御經書 召對用史書賓主輕重之分斯可見矣伏願 殿下於 東宮侍坐之際從容誨諭以祖宗徽規經經緯史克盡繼述之道是臣葵藿之望也二月 東宮代聽機務上書陳勉初政拜吏曹叅議尋遞拜刑曹叅議己丑 元孫定號爲王世孫令曰儒賢與他自別勿拘常格師傅以宋祭酒吳贊

善爲之拜 世孫傳是乃正二品職先生尤爲難安
上書力辭庚寅又除吏議五月 王世子薨逝禮部
來詢 大殿服制先生對曰斯禮也 英宗大王濛
契古禮定爲三年特載補編之書一洗千古之謬可
以永垂來世凡我後賢後王固當據而行之而至若
先朝丙午期制自有精義於其間在今日正體之地
恐無容更議時儀曹已以補編之制入啓而仍請僉
議大臣皆言其難行儒臣亦不對而先生曰 昭顯
之喪同春及諸名碩咸請行三年尤翁亦嘗云 昭
顯之喪 仁祖從國制只服朞而據經則實斬衰也

旣服 昭顯以長子服則於 孝廟當服衆子服無
疑推斯義也今日服制可以定矣凡 國有大小禮
節每被 詢問而皆辭異不對所對者惟辛巳書筵
開傳及是歲服制而已卽所以勉 睿學正邦禮非
可已而得已者也八月 殯宮有鬱攸之災上疏陳
慰兼辭諸銜特遞吏議尋除工曹參議 王世孫冊
儲 別諭敦召先生附奏疾病危綴之狀壬辰 世
孫始閱書筵領相南公公轍建請招延仍請加設贊
善以處之又拜贊善 敦諭宣召辭旨拳切先生擎
讀下淚曰使我如可以進身則在世臣畢義之道詎

容以不進爲恭哉旣不可冒進而坐邀 寵命祇增
辜恩負國之罪申控實病又上疏曰鄒聖有言入則
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顧今法拂
掃地私意滔天名教數絕世道交喪不待敵國外患
實有岌岌之象而人心民命得有維繫不至於土崩
瓦解者豈以一人元良有以基億萬年無疆之休耳
朱子曰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先正臣趙光祖亦嘗建
言于朝曰古人尙有胎教况有知覺之時乎異質不
可恃才氣過人者爲善固易矣爲惡亦不難又曰古
人欲使正人與太子處者其欲長太子親賢愛士之

心也三代以下不能輔養太子故亂亾相繼善治無
見焉然則教諭不可不早正人不可不擇今 春宮
衣尺漸長恰爲教數之歲而肇接講官則視程子所
謂能食能言之時已失之晚矣尙未聞慎簡僚屬如
祖宗盛際之良規如是而望其養成 睿質將就
睿學用基他日之至治不亦難乎嗚呼 宗社大計
莫有急於教儲嗣而誠不容玩愒也切願 殿下
惟貽燕宏謨爰命輔弼掌銓之臣精白對揚講員則
掄選而委任責成進對則頻數而勿拘常格講讀之
外雖燕居游嬉必多在外堂浸漬習慣於法度之中

而母昵于匪人則養正作成之功豈其在茲臣攢手
薪祝不勝其懇懇也仍乞遞職名遂解工議先生於
教胃一事常有滿腔熱血前後章奏不憚屢瀆曰顧
瞻有位無一人以此存心者吾欲使少得喚醒而其
奈聽我藐藐何哉每對宮僚語及輔導疎略往往嗚
咽傷觀爲之感歎先生受氣甚弱而保生有道晚益
康強比年患寒嗽至癸巳而劇雖彌月暴泄氣息不
續而猶不停巾櫛侍者請止之先生曰不如是心界
散亂子弟請屏息慮先生笑曰豈以我爲怛化耶少
無顧戀而大限未臻先斷醫藥亦非順受之道故任

汝輩所爲耳自此疾日臻而神氣安閒如素日十月
甲辰酉時考終享年七十一訃聞 上敕曰此儒賢
雖未嘗一番造朝平日朝家禮遇果何如也今聞長
逝極爲驚愴喪需從優輸送成服日 世孫遣宮官
致吊知舊門人加麻者四十餘人太學及所管祠院
諸生成致吊祭十二月癸丑葬于廣州聲申面梨湖
里壬坐之原先生儀範端凝肩背竦直精神涵蘊舉
止舒泰踈脅美髭髯眼光燁然有英氣天分極高清
澄昭朗慈諒易直蚤襲文靖公身教已知有真用心
處繩墨自律細大必飭久乃雍容和豫人無不愛敬

雖累世貴顯生長京輦而雅懷林下藏修之願一就
省闡以親命也遂委身於學矢願以古聖賢自期其
用功也循序致精沈潛闡繹務主自得而謹守憲章
深戒穿鑿而期新涉獵而驚外由博反約馴致純粹
而淵識慧解觸處洞然窮性命之奧研造化之幾辨
晰乎表裏精粗貫通乎本末終始兢兢省察於日用
動靜而知行不倚於一偏常曰知到十分自然行將
去欲住不得知而不能行終是知有多少未盡又曰
於知見其大於行見其重庶免偏過一邊則一邊受
病之弊又曰居敬窮理力行卽學問旨訣而居敬主

涵養却與知行分動靜而言也初學者各有分段工
夫當交致其力而及其熟也三者融爲一致乃可謂
成德又曰若祇欲依本分作好人則已不然優於大
本有見方可以明誠兩盡常曰聖人之言潔淨精微
當隨其地頭活絡看出彼支離纏繞於箋註者反晦
本旨學者須玩心高明方有進步處仍歎爲各理之
學者尚氣務勝分割門戶各主先入莫相踰越乃叅
考彼此同異會極乎紫陽成訓其論理氣曰大要不
出於一原分殊動靜體用數語夫一原者理之一而
氣亦一也分殊者氣之分而理亦分也自一原而語

其分殊則天地萬物俱屬分殊自分殊而語其一原則天地萬物各有一原一原者靜而體也而從其流行處觀之靜亦動也分殊者動而用也而從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又曰陰陽是一氣之動靜而太極之爲體乎中而不遺者亦一理之本然也如元亨利貞雖爲四時而元未始非貞之氣利未始非亨之氣而元亨爲動利貞爲靜靜之氣卽動之氣動之氣卽靜之氣理之在是而流行者雖面貌情狀隨其氣而不同冲漠無朕動而非動靜而非靜在陽而不爲陽局在陰而不爲陰局故乾之利貞爲健中之順坤之

元亨爲順中之健而其動靜相涵之妙則畢竟是一理而已矣又曰今人只知於理下得本然字未知氣亦有本然本然處便是神也然理則一定而不移神則萬變而不測卽其本然一原而看得不離卽其萬變一定而看得不雜也然理與氣離則二雜則一故所謂不離不雜只是形容非一非二難形之妙則母論主理與主氣亦必就不離而看不雜就不雜而看不離方見其互須相形之義也又曰理無本末故性真而無妄氣有本末故心有真有妄然直就神理妙合處看其本體則幾乎泯然無別矣若徒知性善而

不知氣亦本善是道器離而心性爲二致也故論形氣雖有偏正清濁之分神則無偏正無清濁但比理有情意造作不似他純一無妄故理資乎神神配乎理爲氣之本而爲形之主也然去其中又揀別出理爲氣本性爲心宰之義方有所準則而不墮於異端之見也又曰宇宙間充塞彌漫者固莫非氣而物物之中皆有正定有常不易之體綱紀造化流行古今天地所以不翻萬事無有不定直此之由此所以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貫徹三極爲不宰之宰也又曰黃勉齋形氣神理之論最爲精確蓋有形斯有

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如人之耳目手足形也視聽屈伸氣也能視聽能屈伸者神也視聽而有明聰之則屈伸而有恭重之德者性也又曰性無別說不過是大學之至善中庸之中和就此精察積久而有得則其名義意思方可犁然于心也論心與氣質曰心之爲體聚五行之精英至神至妙自爲一身之最貴故能以之具理應事其所以爲堯舜參天地者豈但以性善而已哉實亦由於此心之虛靈洞徹無分數無優劣而不隔於此理之善也蓋母論統性與主氣心之本來體段則自如是耳故朱子所謂精英

者亦就氣中揀別出本體以示其靈足以妙此理而不可與百體等焉則名言雖殊其實一也若謂與氣質槩論是天君降同百體其可乎又曰心之部位屬火而居一身之中其光明方正之體非他臟可比足以爲神明之舍藏不測之用然以此謂之心則可謂之心體則不可這裏自有靈昭活化妙理宰物者卽是神之所爲而心之本體在斯矣有以氣質當心體者是只知有五臟血肉之心而無見於氣之本一也或又病此而有謂方寸之內着氣質不得者是矯枉過直而殊不察乎心是五臟之一均有此氣質而特

不干本體也又曰氣質不是別爲一氣卽湛一之查滓而遍體之內外特显乎形質之一定不易其起滅無常如雲霧之捲舒方其未發而退聽也一似無有及其已發而用事汨亂其方寸如雲之蔽日而若氣機一息斂用還體則又依舊是太清也儻使氣質有一定之種子則如何得變化乎又曰先儒每論心氣質之分輒以精粗爲言以氣之精爽屬心者誠不可易而不如以本末爲言以氣之本屬心此可見其爲一氣而有本末之分也本則一而已矣不齊者末也舉本末則可以包精粗其論人物五常曰今人太高

看五常謂物不能具有五常殊不知五常因人立名而畢竟是五行之理也析之爲五是五常約之爲二是健順又約之爲一是太極有則俱有無則俱無若謂物之於五常或有或無是分裂太極也又曰以氣之通塞粹駁而有偏全善惡偏全善惡一也以人物偏全謂之稟賦之本然則人之善惡亦自歸於本然此說之行大有妨於性善之論也蓋氣質以善惡言分殊以偏全言苟知發後善惡之無傷於本然之善則可以知發處偏全之無傷於一原之全也故從發用而語其分殊則人物非特心之不同性亦不同從

本體而語其一原則非特性同心亦未嘗不同何則心是神而性是理一真一靈混混融融元不相離動靜生成無間於天人不二於人物而天人之分形之有無也人物之殊氣之通塞也又曰分殊對一原則雖屬已發其氣之循理者亦不害爲本然如犬之守牛之順爲當然之則而既無彼此大小之別則守與順決非異理而亦一全體太極也故分而爲萬不害其本一混而爲一不害其有萬萬焉而不爲多一焉而不爲少也然則一原本然同一地頭分殊氣質亦同一地頭而分殊未嘗無一原氣質未嘗無本然也

蓋先生早自見道洞徹大原故其爲說玲瓏穿穴橫
豎周匝川流敦化隨處融脫絕滲漏而極會通者如
此此所謂天授神解獨專其能者乎逮夫年邵學成
真見卓立則由由自樂嘗訓門人曰眼前路逕坦然
明自由吾言求之庶乎其不差素嚴於義利之辨曰
理欲公私之所由分當一刀兩段無所滯吝若少涉
計較則已陷膠漆盆中潑斥柔善之害事曰見善不
能勇遷有過不能遠改反不若剛惡之易於變化而
從善也惟其信道篤而持守固故進退語默或恐有
違於天則而不肯一毫自貶常要理會壁立氣象而

曰若發言制行不足見憚是亦鄉愿已矣鄉愿之害
甚於異端又曰學者或不耐譏嘲有和光混世底意
則畢竟墮落坑坎而不能自拔也須要不用安排眼
前只看得尋是一路乃可爾燕居恂恂辭簡而禮恭
見人爲過高之論苟難之行者皆甚不韙一念敬畏
默養吾誠雖在憂憾事務煩洞滾急之中提撕警覺
須臾罔忽庶幾行健不息嘗愛延平默坐澄心之語
或瞑目靜坐以驗心與理一之妙雅言爲學當先經
後禮而禮之用尤切於常行每舉橫渠禮教而爲訓
常病禮書繁縟沿革不同準以家禮而參酌古禮得

聖人制作之意而克符時措之宜修舉四時正祭量
豐約著儀式爲永遠之圖子女嫁娶冠必三加昏必
親迎曰成人之道正家之始詎可從俗苟簡答人間
禮折衷常變考據詳核若尙度數而泥古用私智而
役文者皆所不取也先生雅抱君民之志憂世恤民
出自血忱常云治道當先立規模理財用人卽平天
下規模而我 朝數百載一是苟焉理財則均田戶
布用人則鄉貢科舉之制如猝難革鄉貢與科舉錯
行重貢而輕科漸磨新人之耳目而正其趨舍縱不
得從頭理會以定一代之制惟此庶幾嘗歷論科舉

之弊曰舉世奔蹶若河凌而海移眼前只見得此重
而不知性命之爲何物名行之爲何事如此輩人將
焉用哉古者培養而用人今焉戕賊而用之仍言孝
悌力田幾乎王道力田則民產制矣孝悌則民行興
矣而初非卓絕超異之事只是本分所當爲其規模
氣象濃厚宏大漢初以二者取人專是敦實務本三
代後無如此良制又以柳礮溪隨錄綱領正大條貫
精密與量損益儼然一王之制而未試於當世爲恨
其蔚有範圍慘淡排鋪可以化今與傳後者槩可知
也嘗謂我東諸賢莫不有父師之義尊慕靡間而於

栗谷農巖九切曠感誦繹微言若與之朝暮遇其襟
韻之灑落文理之 察自有默契者存焉始陶庵李
先生哀粹栗谷遺集及所纂輯羣書名之曰栗谷全
書活字印本久而將盡是時諸士友爰圖剞劂而壽
傳李公采以陶翁孫尸厥事有李度中者倡言當倣
宋子大全例改稱李子全書貽書李公而勸之李公
廣謀士友先生復書曰是書編摩出於文正老先生
改集爲全書恐非以集卑而全書尊也蓋取倣於二
程全書而二程全書卽不過記實之稱翻刻先輩見
成之本不犯後人手勢事面得矣况栗翁之爲栗翁

固不在區區稱謂之間雖以子稱在栗翁分上加毫
末不得雖不以子稱在後學尊師之道亦非有殺了
也尊師衛道自有名實本末之殊體其道契其心實
也本也尊其人慕其聲名也末也苟不講於先後輕
重之分其不駸駸至於末之勝本名之蕪實者尠矣
矧今賢澤漸遠習俗靡靡質亡而偽滋顧栗翁之道
不熄者幾希有志此事者交修胥訓聚精會神於敦
本務實之地維持一脈可矣烏可先從彌文看得太
重不思所以矯偏補弊哉度中得書大恚作長書辨
驅勒挾摘肆意醜詆又自創五條說謂出於先生架

虛鑿空靡所不至而所謂第一條卽傳襲筭概振
之凶論也先生夷然曰息論莫如無辨流言止於知
者吾汗不至上下爭辨矣時老成諸論皆主慎重而
先生非直慎重而已兼憂聖賢堂墜之不嚴也於是
度中自知窮遁持先生益急嗾人投書必欲陷害先
生惟守無辨之戒或有問者略舉顛末而亦平心易
氣忿懣不見于色辭戒子弟毋出惡言及其手腳自
露黨類告絕先生受誣不期辨而自辨矣嘗謂農巖
發微闡奧功存繼開當與栗谷并享夫子之庭及士
林發從祀之論請製疏于先生先生始辭而終副農

巖全體大用至此而始著是爲斯文之公案也先生
孝友天植事親洞洞翼翼惟養志是務文靖公每有
事輒議本生母夫人自哭長胤數寢疾先生與季氏
環侍左右諷誦詩書或縱談今昔所以舒憂娛哀者
靡極不至妣李夫人常陪床第先生祁寒盛暑不交
睫不解帶刀圭秤水罔或替人枕簟匙箸咸服其勞
李夫人常歎曰非吾兒吾豈延壽至今乎永感後日
必早起謁廟遇喪餘澡濯換新衣屏客齋居愀然如
有所思承祭號慕若在袒括課歲展墓哭輒盡哀至
七菴猶不闕手種松檟誠力俱竭蔥鬱成林綿延數

里生朝不許設壽酌周甲日宿文靖公墓廬悲痛不自勝每語父兄時事必低聲致敬往往悲咽與季氏相須如一體恒勗以崇德趾美暨其廢視不堪分爻之憂至愆寢食及哭其喪神采瘦削息至則輒釀涕教育庶弟制產業共有無至愛孚感推諸睦婣恩義周洽稱量緩急曲加調恤凡有喪病咸以先生爲歸待以舉火者十數家己巳歲大饑念窮族瀕於溝壑勸宗黨之處營邑者出俸金計口而分賴以全活忠貞公後孫數少間有陵替不振宗子且孤貧爲營義庄鳩財買田區畫纖悉將爲永世尊宗收族之規焉

御家有度嚴內外之防未會以僂服入內男女稍長不令接席并肩曰別嫌明微乃有家之先務誨飭子弟先行檢而後文藝崇節儉而薄榮名有過則輒莊色而莅之俾自知改若游戲不端雖孩提必呵責奉身甚約布葛祗取蔽體饗飧無過數豆室不施屏障用弊帷御冬几案箱篋皆尙樸素子弟將備歲製先生取布帛親自監裁雖絕緣之微不使入燕市一物仍戒後昆永爲家法簡交遊出門絕罕然於師友有熱心活意止庵霽軒近齋中洲四賢則尊事之與擴齋閔公致福契好彌篤曰自喪伯氏惟於閔元履資

益最多以余所知其有實見於此理本體者惟元履一人以其年壽不永不克論著悼惜不已常云朋友列於五倫五倫待是有立而聖遠教弛友道寢衰降至今日殆其亡矣援王濬父所謂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人倫缺焉何以爲世者而戒之與人交久而愈敬不苟爲然諾聞有一善雖疎賤欲折節而下之故舊若顯達不與之參尋至困阨憂戚亦必盡情有時携同志于蕭寺林亭舒暢襟懷縱談名理飄然有凌霞之想雅好山水深得仁智之趣冥按八路羣勝遇會心處輒有不瞬之賞是所云

妙用顯行隨處充滿者也自以喬木世胄休戚與共憂愛一念炳然如丹每聞衮職闕遺輒歷日不怡飢饉扎瘥國步綴旒則或繞壁明發恒戒子姪曰士生衰末當不忘伏節死義之心至若習俗日汙華夷之防不嚴義理寢晦淑慝之別不章則辨之早而守之確息欲警世而開惑焉明睿所推察於世務凡做事原始要終詳密牢固絕無齟齬罅漏於得失利害罔不審勢知幾有龜蔡之先見恆以牽情骨肉遲迴郊牧邑邑不自得晚年準擬卜居上流而竟未果焉每稱徐孺子躬自耕稼非其力不食間以天下事則不

對曰吾實有愧古人矣嘗誦三淵語春日野田中叱
牛躬耕是爲務實而贊歎不已可見其素性也雅尙
謙挹不欲以師道自居雖有請學者惡標榜以謝之
晚歲擔荷轉重有不得辭者則無問遠近接引不倦
而亦不許贊見曰貴在實心相與何必以虛禮先之
隨才高下槩進誘掖常教學者以先辨名實曰須要
於爲己爲人之分斬釘截鐵庶不迷於入道否者直
是尋流逐影耳買小屋以處之名其齋曰觀善肄業
於其中亦有挈家相就者爲之謀生俾專居業所管
書院立學規皆令月講或親莅教席或行鄉飲酒禮

以風勵之翹冠喜爲文章得作家軌範旋覺其無益
身心絕不事閒漫著述然體裁簡潔辭理懇到有遺
稿十七卷又有讀書隨記一卷雜識二卷藏于家先
生素不立號晚治草堂而居之題其額曰敦良是爲
止道之至善而先生所以安身立命者也陽明勝則
德性用故發諸日用云爲者靡往不隣於明通公溥
以是而求之則庶乎知先生之爲先生也配淑夫人
安東權氏牧使 贈判書濟應之女文純公尙夏玄
孫也仁惠端淑與君子相敬如賓克理閭政宗姻咸
服其賢壽七十二先先生一歲而卒附先生墓左舉

三男二女男長致成前牧使出爲寧齋公後次歿次致翼今 景慕宮令二女婿縣令閔致祿正言金輔根長房男弘善生員女適李鍾愚次房男敬善嗚呼先生以間世英睿之資承累葉文獻之盛傳習家庭篤信好學深求道體用志不分遂擔斧脊梁任重致遠從少至老造次顛沛無一息間斷而必以求仁爲本見得仁體端的故直造真蘊居安資淡有涵育發用之美而無內外隱顯之殊所以體天地生物之心而持養擴充者一出於誠詳和之氣布濩四體信順之德孚感衆人表裏無間體用兼該忠厚惻怛之中

自有剛果直方之氣雖威利怵疚而不能奪死生交變而不能移焉爲政于家而倫理極正恩義極篤可以推六順而化一國不以樂天知命而忘與人同憂然時有所難進道有所難行卷懷藏密沒身山澤終作熙世之遺逸俾其鋪舒皇王之志不少槩見當與千古志士同其齋恨者也然道之不行以其不明也惟唐虞精一之傳待孔孟而明惟鄒魯繼開之功待程朱而明若夫洛建訓釋闡發之旨亦有所留蘊以待夫百世而義理無窮聞見有局多少釁罅從補苴而生甚則入附出汗手分現化將聖哲之訓驅率縛

束用徇己意以致倒上下混丹漆至有以朱子而攻朱子者道術爲天下裂而斯文之否塞極矣宇宙間道理不容不一番整頓而先生適當其機自知天責有歸專精鑽研虛心竟意不立已見因文順義堅瑕自攻始焉積久慣悻者終底怡渙脫落圍形氣神理之義盡動靜體用之妙以明造化生成之無二本道器分合之無二事且世儒主氣之論真妄無別流傳訛誤將爲異端之資斧而理爲氣主之旨晦矣先生發揮理字剗心洞髓俾洛建以來別發此理苦血扶植之真詮止諦於是焉復明其功可謂盛矣見諸佔

畢記述士友講難者罔非妙道精義之發而韶音令辭自露天機玉尺金衡毫釐靡差卽其綜萬理析羣言者可以承先啓後以定于一而晚益斂約遵晦愈密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庶幾博約之會功與願滿造詣所極卓然爲四百年吾道之結局若是者洵命世之真儒天之降先生于今日者將以通氣數之局豈苟然哉若遇後世堯夫信斯言之非溢也直弼亦曾奉教於先生矣有曰近世靡文滋甚儒先贊美之辭全無斟酌一以過尊爲主不如是不足以尊其人轉相因襲遂成一副虛套斯事實關斯文興替常所服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膺而不敢失者也先生胤子以直弼辱先生知遇托以狀德之文自念見識謏淺筆力拙劣靡足以善觀善言何能微顯闡幽圖不朽於永世哉謹就見聞攸及而素所悅服者撰次如右而兢兢乎屬辭比事仰體先生憂患世教之苦衷用竢知言之君子云爾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六

行狀

司憲府掌令 贈吏曹參判任公行狀 庚子

公諱徵夏字聖能姓任氏號西齋系出豐川高麗御史大夫澍其初祖也入本朝珪組蟬聯至諱鼎臣江原道觀察使爲乙巳名賢是生諱琦龍蛇之役倡義討倭賊 特除大興縣監生諱羲之值昏朝官止司藝 贈吏曹參判寔公高祖也會祖諱暎生員贈左叅贊有至行尤庵宋文正公表其墓祖諱弘望文科知中樞風節德業爲 明陵名臣漢湖金文敬

公銘其碣考諱河執義盡言不諱扶植名義爲士類
所推重妣延安李氏義著女忠定公貴其高祖也以
肅宗十三年丁卯五月十四日舉公公骨格清秀資
識慧悟知樞公喜曰兒有鳳翔千仞氣象錫小字以
鳳纔學語便解文字知樞公畫聖賢事蹟命諸子孫
各拈取公獨慕雪窖圖長者問故對曰取其二十年
雪窖不易其操其志節卓犖已自髫髻如此十餘歲
應童蒙講于春官對文義朗澈一座稱奇自是聲名
籍甚稍長課試膠庠輒居上游癸巳中司馬兩試甲
午擢文科連貫三場或居魁元世稱以粟谷後所劾

有云乙未分隸槐院丁酉攝記注陪扈 溫幸賡和

靈沼亭 御製爲諸僚所推獎焉戊戌爲僂養拜金

井道察訪值歲大侵道伯送空名告身俾作賑資公
以郵官與守宰差殊不受捐餼廩分賑屬驛無一夫
捐瘠因金公有慶濫騎馱馬相較圖遞金公梅謝而
公不肯辭李忠愍公健命知其不可強辟公爲司錄
物議稱屈公曰事君不憚燥濕爲官何分善惡清顯
亦非素願卽出供職庚子 肅廟賓天差 國葬都
監卽廳作自傷詩用述哀慕自是無意進取陞禮曹
佐郎故不赴殿講坐罷辛丑敘拜司憲府持平兼春

秋館記事官差纂修郎廳仍遭外艱癸卯又丁內艱
乙巳除侍講院司書移司諫院正言陳疏辨知樞公
受誣先是己巳 仁顯聖母遜位知樞公從子 贈
持平敞守闕號哭辛巳 聖母昇遐巫蠱獄發又上
章請討復告 廟因凶黨構陷被竄旋蒙 賜宥
肅廟獎以慷慨始行遣知樞公因辭章引咎曰家姪
敞妄言編配臣卽馬援之罪人庚子凶黨倡母以子
貴之說變易義理執義公挺身力排以遏邪說凶黨
必欲甘心李真儉攬及壬午疏事以叔證姪脅持傾
軋執義公對疏伸辨 上屢批開釋後鄭啓章首請

持平公拿鞠而襲真儉語持平公竟不免 英宗初
元洞雪羣枉持平公亦蒙伸白而啓章之撻逼知樞
公者至是悉暴顛末 上優批促召違牌坐罷後除
兵曹正郎旋移侍講院司書疏伸前懇 特命啓章
遠配時 上將展謁 懿陵因轉省 明陵而議者
謂三年中禮不可入廟 展陵且無已例公上疏請
展謁 明陵曰今日事與甲寅之於 寧陵甲子之
於 崇陵稍有間焉大臣之不敢奉承 聖意者但
據三年不祭之經禮而不知禮之本於人情也又援
甲子 崇陵行祭時尤翁獻議而曰墟墓之間未施

哀於民而民哀凡民尚然况聖人之孝乎墟墓自與宗廟有間故雖去喪久之尚以凶禮處之推斯義也今日 殿下不可以凶服在躬有所拘碍也 陵寢主哀 宗廟主敬三年內 宗廟斷不可行而 陵寢則或可行之况 殿下於 宗廟移奉時已行望廟禮其所以排羣議而斷行者豈非以所重有在故歟純用吉服猶且爲之 陵寢當以凶禮處之而獨不可爲乎竟被大僚所格陞司憲府掌令時 上憂士類持論太峻欲行蕩平之治迎合者左右顧望凡係討復大義輒欲汨董公見義理晦塞朝象媿惘歎

曰蕩平之禍終必誤國而後已夫討復出於義理之公蕩平出於利害之私利之所在莫不爭趨則爲國家計者惟利是趨馴致犯分凌節且鏡虎之黨包藏禍心手脚已露於泰考之冒嫌二字再轉而爲鳳輝三轉而爲世良四轉而爲一鏡五轉而爲尚儉六轉而爲虎龍七轉而爲教文八轉而爲天海九轉而爲遇臣盖自建 儲此輩爲謀益急靡所不至鏡儉伏法之後譁出罔極之凶言煽動遠近必欲售其計乃已詎可以蕩平而革腸改心乎百姓易惑難曉苟見吾 君如此將謂彼真無罪故朝廷無懲討之舉口

語心疑禍亂之階其基於此及拜是職則曰是吾効命之地將欲劈破源頭洞明義理爲感悟宸衷挽回世道之計先上章以開聽受之路曰今日可言者有大於討復者乎使臣今日出一言亦惟曰討復明日出一言亦惟曰討復一事許久橫着未易了當天心之不豫由於此民志之不定由於此上下四方千頭萬緒之頽塌壞亂莫可收拾莫不由於此今日可言捨此而豈有他哉臣自聞殿下必稱蕩平固已憂疑及見勉副大臣而後益知天下事自此去矣既承批乃陳六條疏其一曰恢聖志以立

大本臣聞志者萬事之的也的之不立中不中何論凡人有志亦莫不貴剛大而賤卑下况人君代天理物其責愈重尤不宜妄自菲薄况當一亂之後任一治之責者豈可循常蹈舊東塗西抹而止哉嗚呼惟天厄我東方禮樂征伐不得自天子出亦已久矣惟天不忘我祖宗乃生我殿下將降大任乃先拂亂其心志以增益其所不能式克至于今日殿下以不世出之資當大有爲之時其心非不孜孜願治而臨御二年未見樹立之卓然規模氣象視前無異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其始如此其終可知臣竊安

度今日之止於如此者實由於 聖志之不廣而
聖志之所以不廣亦有由焉蓋自辛丑以來羣兇之
縛束我 殿下無餘地矣凶言悖說有不忍聞未乃
以賊虎爲元勳逼 殿下莅其盟煌煌鐵券歷歷銅
盤臣僚環立鬼神森列此時 殿下跼蹐在座何以
爲心此時則 殿下固不得自由矣及至今日誰禁
而不能奮發耶無乃猶有所沮縮而然耶臣則以爲
殿下宜無所沮縮也何者惟我 先王既有疾患又
無嗣續 宗社神人之托捨 殿下其誰也此時
殿下雖欲爲泰伯仲雍其可得乎惟我 慈聖暨我

先王所以體 聖考遺意早定大計者亦惟爲 宗
社也當時四大臣所以力贊大計殺身不悔者亦惟
爲 宗社也 殿下所以不得終守已志者亦惟爲
宗社也從古以來以次嫡承大統者未有若 殿下
之光明正大者此可以百世不惑又何沮縮之有臣
竊聞 殿下嘗以孤竹清風四字用示微意嗚呼孤
竹清風豈 殿下之所可道者哉由是觀之 殿下
之氣已餒矣其志安得以廣之哉其志不廣故處分
不嚴處分不嚴故義理不明義理不明故民志不定
民志不定故天心不豫於是乎天之所以付畀我

殿下責望我 殿下者將無以答之豈不大可惜哉
今 殿下久處潛邸無一介士大夫相與往來所與
習者非宦官姬妾則掖隸宮屬也其志安得以自廣
由是其明察於細務其仁近於婦人糊塗彌縫終無
磊落做去者苟不能奮發大志拔去宿曰則臣恐
殿下之國事終無可爲之勢也其二曰嚴宮禁以絕
奸萌臣聞內言不出于外外言不入于內蓋古聖人
齊家之大法也不幸庚子以來大防漸弛私徑隨開
始則賄賂相通其害猶少終乃威福擅行其勢難遏
以至逆儉用事而 殿下一身幾不能保此則 殿

下之所親經歷而大懲創者也惟其懲創既深則宦
官之害非今日之所當憂也然臣有區區私憂者有
二焉儉獄既不窮竟黨與無所致討則安知 殿下
左右不有尙儉輩幾人耶向者鄭宇寬招中有所歷
舉而其時凶黨撲殺宇寬以滅其口僞作死後之招
粧成誣告之案中多疑惑端緒無由的知及至
廷玉直招而後徽商締結謀逆之狀畢露無餘宇寬
所告外面事既如是分明則其內間諸宦事亦不可
謂全然無實然此非外人所可知惟 殿下自知之
矣今臣亦豈以宇寬所告諸宦謂皆一一如尙儉哉

其或然或不然之間一經按覈然後無罪者可以安其心有罪者可以正其法如金夢祥者實非儉黨果如聖教則一經按覈自可清脫在渠亦非幸耶其他諸宦俱是夢祥之類則殿下又何不并舉而獨拈出夢祥一人也此其中必有可疑者而殿下一例掩覆不許按覈元惡雖誅餘孽尙存則禍根不除滋蔓可慮此臣之所憂者一也抑臣聞小人近之則不遠遠之則怨處之蓋難矣臣以意度之殿下久處潛邸或不得不與此輩有所親昵况當禍變之際其忠於殿下者必不無其人此則理勢之固然果有

若是者殿下別有賜與厚其廩食則可也若因仍假借示以私好則其流之害不可勝言此臣之所憂者二也其三曰行天討以定國是臣聞惟天好生不能去秋殺王者體天行道亦一無私而已可怒在彼己何與焉舜之誅四凶是已夫四凶者在堯之時已負其罪而堯不能討之至舜而討之舜何嘗以堯之不能有所嫌碍哉今殿下若以耆輝為非逆則已既知其為逆而惟以先王之所不討我則討之為嫌而不敢討則是何大異於大舜之為也或者聖明猶未能真知故有所疑惑而不沒者耶臣請滌源

而悉陳之 殿下其以爲兇黨之禍心基於何時也
實基於丁酉獨對事也惟彼兇黨得罪於各義不容
於 聖考指天畫地以俟一日及有此事大生疑怒
脅迫之言左右迭出至於趾完而極矣其後真儉以
銀貨用於何處之說恐動我 先王泰考以不可冒
嫌出見等語甚間我 先王此實兇黨之宿計而
殿下之禍根也及至名位已定 宗社有托則此輩
知其勢不可兩立矣其計安得不急其言何所不有
也 先王若無疾患又有嗣續之望而彼四臣者有
私於 殿下急急定策則是四臣者有二心果如兇

黨之所言矣 殿下惟當以逆治之而已何伸冤之
有何褻忠之有今乃不然四臣眞爲忠而構殺四臣
者眞爲逆也 殿下既知其然則亦惟當以逆治之
而已更有何許多曲折費却多少辭說也夫討逆之
大經大法不過曰殲厥巨魁脅從罔治而已今 殿
下以好生之德懲既往之事不欲恣行殺戮則亦宜
誅其巨魁者而已諸臣必欲嚴討復者亦豈欲人人
而盡誅之哉然而 殿下先疑諸臣之急於報復至
於殺戮乃強作別件義理或曰反側自安或曰無我
負人或曰以寬濟猛或曰王道蕩平多般周遮曠日

持久而由是義理不明民志不定 殿下試觀自古義理不明民志不定而能久有國家者有之否乎臣以爲天討行然後國是可定國是定然後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臣竊觀近日以來風色大異 君上安於姑息臣下狃於遷就只有一大臣苦心血誠欲爲君父討亂賊力盡誠竭終必去其位而後已彼大臣綽綽有古大臣風矣所可惜者 殿下以一時之私意掩千古之大義務在必勝而後已夫人君居巍巍之位操赫赫之威何憂乎不勝今日臺諫騰傳古紙積成卷軸書之不勝聽之可厭 殿下若嫌其煩且

久而必欲亟停則何不與大臣諸宰三司之臣一番會議分其首從各以其罪罪之一如向日臺臣所請也此事本非許大難事只是嗣服初數日間事耳當初若速了此事不使橫着至今臣知今日已見大綱正而萬目舉國事必不如是頽塌人心必不如是渙散 殿下又何患乎民憂國計之置之度外也往歲是 殿下元年也自古有爲之主莫不以初載先定其大規模今 殿下空過了好機會以至于今泄泄怵怵無所變動 殿下試息之若是而何以爲國乎其四曰破俗論以行實政臣竊觀史牒自古國家將

衰必有一種題目壞了其國事者若晉之清談唐之
黨論宋之和議是已臣嘗物色乎當今而有所深憂
者今之病人國家者其惟俗論乎惟此俗論形色無
定名實多眩末易覩破而說道大抵爲政則不顧事
理而徒循規例用人則不問賢否而只守資格使之
評人則上下兩截委曲爲說使之爭是非則似然而
或不然靡有一定此所謂俗論者也惟此俗論在其
身則有益而無害在世道則其害甚於晉之清談唐
之黨論宋之和議惟其有益無害故人多效之俗尚
已成雖有知其爲世道害者雖欲斥之實無以得其

可斥者是以一時之權自然盡歸於此立根已固未
易拔去若不先打破則雖堯舜在上皋夔在下亦無
可奈何矣其破之之策無他焉惟君上先以大聖
人自期無爲流俗所染號令舉措出於常慮之外俾
有以大警動大振作又得真正有學識者置之百僚
之上弛張黜陟不拘細節無復拘牽於古事之末徘徊
於兩端之間然後有志者方能行其志有才者方能
布其才規模於是乎可立實政於是乎可行其五
曰抑侈冗以敷國用諺曰十手力作不如減一口此
言雖鄙亦自有理蓋足財之道不在多聚惟在節用

斯實千古不易之論也方今國儲罄竭經用不繼有司之臣以是爲憂搜財括利之方靡不畢舉錐刀必爭錙銖無遺而終不見國用稍裕者何也得之之方不如用之之節也今日之不得節用者蓋不出乎侈與冗二字也所謂侈者臣竊以所聞參諸所見而求其所以如此者我國自古亦豈無一二人以窮奢極侈名者然而當時未聞有以奢侈成風至於國用不敷矣近時則上自卿宰下至士庶未聞有窮奢極侈如古之以是得名者猶且如是者何也古者一二人雖窮奢極侈不足以耗一國之財今則人人皆踰其

分故足以耗一國之財耳臣自反於已亦多有之他人又可知矣所謂冗者臣不可枚舉而歷數請先言一事之爲第一弊根者夫財者地之所出也地之所出自如而今之每患不足者何也應入之數不得盡入於公家故也臣偶閱各道租案今年實結比前大縮實結之中又除出宮房及書院免稅若是者不可勝數總而言之實入不過十分之一二若是而可以爲國乎其六曰擇守令以保窮民生民之困窮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議者以爲民之窮實由於法之弊於是更有更張之議臣以爲非法之不好實由於法之不

行也法之所以不行者何也守令不得其人故也臣
久居鄉里閱觀隣近守令之爲政者其稍能解事者
巧作名目以濟己私之爲務何暇念及於爲民若其
愚拙者又矇然坐睡漫不知何事政委下吏一任其
漁利二者均爲病民者也每朝廷令下拙者雖欲奉
行莫知其頭緒其能者故爲延拖以免民謗若是則
雖有良法美政將安所施疏奏見者吐舌 上批以
一治一亂禮樂征伐等語未得其當又下備忘有務
勝新奇之 教公卽詣臺引避略曰臣新入言地追
先父未究之志感 聖明不棄之恩欲以一言少效

其責今日卽 君臣交接之初也竊自以爲 聖明
在上何事不可言何言不可盡第一條中一治一亂
之說只是泛論時運而已何 殿下看得太淺耶自
有天地以來言治世者宜無過於帝堯之時而特以
有洪水之害故孟子乃擬之於一亂此何損於堯之
盛德也 先王本來盛德固無容議而當時羣凶矯
誣濁亂擅行殺戮言其害則甚於洪水論其時則蓋
亦百六之運也 先王未及撥亂反之正而乃以不
丕責遺之我 殿下臣之以一治勉我 聖上不亦
宜乎夫亂之一字古今人臣之戒其君者莫不用之

使臣進言於先王亦安得諱此字此實從前兇黨之所藉口而殿下助之耶且禮樂征伐云云臣亦有說焉殿下其以辛丑以後事謂皆出於先王之本意耶或不允而爲允或無發落而有發落直以出於渠輩之口者依條作上教一唯字一依字都無難事於是刑人殺人都不得關於人主之事此則國舅累言之其時史官亦追論之非臣之臆度而擬說也况最初備忘之出於尚儉之手中外所共知尚儉雖卽誅死安知其後不有他尚儉耶嗚呼當時事可勝言哉顛覆聖考之成憲屠戮聖考之遺臣崇

用謙危殿下之賊頒布誣辱殿下之文若以此等事謂皆出於先王之本意則其貽累於先王當如何哉然而殿下未免爲兇黨餘論所撓奪以諱疾爲第一義理欲以鉗人之口一時之口雖可鉗百世之史冊其將如之何哉且殿下每以吾心泰然爲主此臣之所未敢知也當其時殿下於自己之禍福雖能泰然其於宗社之存亡亦能泰然而無所動念乎事關宗社則殿下安不得辭其責耳爲宗社討亂賊非殿下之私事又何泰然不泰然之可論乎今殿下以爲處分既定是與非不

可謂不定以臣觀之 殿下自臨御以來何嘗有一
二大處分可以大懲畏兇黨大鎮服人心者耶 殿
下每以首誅鏡虎兩賊謂之天討已行而若泰考之
說出一嫌文爲 殿下禍根者與鳳輝之危動已定
之 儲位并誣我 慈聖者其餘締結逆儉主張陰
謀者左右觀望坐視成敗者尚不得各以其罪罪之
若是而可謂處分已定乎處分如是糶糊則是非又
安得大明且 殿下又何必是非云乎哉四大臣爲
逆也則耆輝爲忠四大臣爲忠也則耆輝爲逆一忠
一逆自有定形不可易也 殿下旣以四大臣爲忠

而褒之如不及則是知耆輝之眞爲逆也旣知其爲
逆而不以逆治之欲以區區言辭分辨而定其案看
作黨論中尋常之是非此可以絕後世之疑惑乎
批曰治亂之說終有所不稱量而游辭周遮不其苟
且乎正言洪鳳祚請出仕 上嚴批特遞公職承旨
李倚天覆逆 上曰扶獎乖激之人其所容護一至
此於任自爲之李公力言徵夏疏避深得清朝諫諍
之體 命改任自爲之四字於是兇黨換面迭出投
疏構捏或誣以語逼 先王或請以禁言太后時事
旨意陰險 上曰徵夏本意專出無隱非徵夏誣之

實渠輩誣之 嚴斥言者并竄絕塞然終亦命竄公
于順安相臣鄭公濬李公觀命及政院三司相繼論
救閱公鎮遠伸救尤力仍以與其袖劄同一義理引
咎請罪而并不納丁未七月进退士類凶黨復進掌
令李挺膺首發啓請姑先絕島圍籬遂移大靜縣兩
司繼發一律之論時羣凶必憑藉 先王欲售網打
計以公爲孤注鄭閱諸公及李公倚天并被行遣而
持公益急戊申正月光佐率六卿三司請對恐動迫
脅靡所不至夜渡始 允臺請兇黨又請直送監刑
官卽壬寅擄行於李忠愍者也 上不許二月被逮

呼寫志事本末贈子時九日庚子冬間先君子復入
臺地無所卻顧論李森論祭奠人莫不危之而先君
子益思所以追報 肅考誓一死于國不肖諫而不
聽不肖計無所出時不肖新通臺望常從容白曰大
人老矣子雖不肖亦已通籍于侍從願以身代之大
人笑曰義理各自不同吾已出脚于臺地既出而復
自退人將謂何且非吾素志也若以從前時人之薄
待有自異色吾乃小丈夫也吾自盡吾心而已爾其
自靖無自輕也父子同入其中非義理也不肖累爭
而不許於是不肖揚言于儕友曰父子迭相出入于

臺閣甚不安遂自屏于鄉當時請自代者蓋欲自當其禍而欲使吾父不入于危地也雖其誠薄不見聽從及遭巨創每思先君子若不以其年考終其能免於世禍乎若然則請自代而不可得獨使其父罹世禍其心當如何哉嗚呼先君子必欲追報 寧考不有其身而不肖既以自代累請而不已者豈徒繼蹟爲仕宦而已哉蓋將以吾父之志爲志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死無所辭然後可矣何忍以先君子之以天年終爲解而不思所以踐其自代之言乎此吾所以至此而無悔者也遂夷然就途三月詣理或勸以屈

志紓禍者公笑而不應凶徒按獄咆哮督迫公色不少沮口呼供辭曰自矢于心事君盡道不顧一身之禍福實平生所蓄者故及爲臺諫乃首陳一疏欲爲先王洗積久之誣爲 當宁嚴討復之義若其第一件事不過泛論治亂以明 主上爲責之重而已從古說興亡論治亂者豈可勝數哉誰知治亂兩箇字終爲 聖世殺諫臣之資耶凡文字有主客輕重之分矣身疏中旣曰當一亂之後任一治之責者尤豈可云云今此句語其主與重在上段耶在下段耶不過以一治之責望我 殿下故偶然并舉其對句此

則讀孟子口熟之故也此何有淺意於其間而然哉
及夫 聖上拈出此一句詔之以不稱量則矣身避
辭不得不略論其時黨人矯誣濁亂之狀以爲一亂
之證此正孟子以洪水故擬一亂於大堯之世矣身
此語亦何損於如大堯之 先王之德哉夫氣數所
關變易無常一代之中亦有一治一亂之可論者惟
我先王新卽位首誅重遇使已已餘黨不敢售其計
此時則當屬之一治矣及夫 聖疾漸加而妖婢凶
宦用事於中逆鏡賊虎合謀於外一反 聖考之處
分大殺 聖考之遺臣至使我 殿下幾不保於危

疑之際此則不得不屬之於一亂矣若使 先王聖
體康復寶筭綿長則濟其亂而爲治只在一轉移之
間若此則誰敢不以一治歸之哉嗚呼上天不仁不
假聖壽使 先王不及自爲而乃以一治之責遺之
於我 殿下惟我 殿下若大奮發大洗滌用挽回
世道則後之議者當以一治歸之若姑息苟且委靡
不振一如其時而止則亦不過歸一亂之世其時則
將亂將治之幾也矣身安得不以一治勉我 殿下
哉此矣身所以爲一治之說而不自覺其陷於死罪
也一亂字也而歸屬處各自不同今有人爲言曰昏

亂淫亂則此從君德上言之也此果逼於君上矣
若有人論說往事而曰小人濁亂朝廷曰譖言眩亂
君聽則若此者亦可謂爲其所濁亂所眩亂當爲何
如主云而亦可以誣上斷之耶矣身疏語只論臣下
濁亂之狀而已本非從君德上說去則誣辱先王
四字豈非千不近萬不似者乎而今之爲言者乃曰
直歸之于昏亂之主云 聖上所謂非徵夏誣之實
渠輩誣之云者其可謂不易之公案又恐一亂一句
語甚孤單不足以證成死罪則乃復拈出撥亂二字
以爲輔翼夫必欲殺之一箇亂字足矣何必爲兩箇

亂字而後足耶撥亂反正一句語世多有用作者凡
事之不好底改爲好底者皆用此文字矣李巨源用
之於辛壬變夏之後則世無疵之者矣身用之於責
勉我 殿下之語則必欲置之極刑嗚呼同一非
先王本意而用之於 肅廟則不罪而寵之用之於
先王則罪至於死識者固已疑 聖世之刑政矣今
此撥亂一句語亦同也而彼此論罪何其懸殊也蓋
最初備忘出於尚儉之手中間威福或不出於君
上卽中外所共知而矣身疏出後 聖上始爲分明
下教于筵中於是渠輩之頭顱已破而百世之公案

可定矣黨人安得不嫉矣身如仇讎而猶不敢以此一節請鞠矣身者蓋恐矣身三寸舌之猶在故耳直欲以一亂字模糊殺得以箝制一時之口耳况殺得矣身然後兩大臣方可以次第殺得故先從易處下手耳似此爲計路人亦知豈 聖明有所未盡燭者蓋黨人前後脅制之言足以誤 殿下故耳其言曰如此如此則後世將疑 殿下忽於爲 先王之道曰如此如此然後 殿下爲 先王之道至矣盡矣由是 聖明不得不有所撓奪寧遂殺一不辜以謝衆口耳矣身死而 殿下爲 先王之道由是益光

則是矣身之死有益於國家而無憾於天地然矣身竊恐 殿下爲 先王之道在乎討當時羣兇之矯誣 先王者不在乎強殺爲 先王辨誣之矣身也矣身之罪則有焉身爲臺諫不能明目張膽亟討羣兇之矯誣 先王者以慰我 先王陟降之靈此則矣身之罪也以此罪之矣身敢不含笑就刑若以誣辱 先王爲罪則雖斷其舌剗其腹碎其骨當風而颺之矣身萬萬不服其罪矣矣身一死則決矣以刃與挺非所敢擇而但其所不服者惟誣 先王之目耳矣身不知專歸罪於臣下欲置 先王於無過之

地者爲誣 先王耶欲自逃其罪不顧貽累於 先
王者爲誣 先王耶如矣身疎賤者雖不足道如彼
國舅者獨何心腸欲誣 先王而爲前後疏若是班
班耶以此推之矣身之言可謂爲 先王辨誣不可
謂誣 先王也死者不可復生殺人之事本自不輕
况殺諫臣尤非頃刻容易之事古今天下寧有不經
一問而徑爲結案者乎矣身不得已爲此拒逆者非
敢爲死中求生之計亦冀 聖朝慎刑之道無關而
矣身願忠之志可畢也古人有尸諫者矣身卽一未
冷之尸也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我 聖上勿以罪

人之言而忽之則矣身雖死無所憾矣兇徒亦相顧
曰果難矣果難矣時凶黨與已已餘孽表裏和應紹
述鏡虎凶言舉兵叛賴 社稷之靈自底勦滅而
宗國之危凜如一髮 聖志專出包荒時議亦務含
默有語及 先王之有疾患被矯誣者輒罪之以故
兇徒靡所懲畏醞釀至此而公之必欲痛闢源頭豈
定是非用折其奸萌者於是焉大驗矣人咸服公前
知之誠而羣凶亦往往私自稱屈曰臺啓措語殊沒
着落直以泛言亂字勒定誣辱 先王之罪何能服
人心李義淵之無罪猶爲一鏡之互對峻攻任某乃

梅山先生集
欲爲疏下人相對柳儼卽發一律之啓者而亦云吾
於先朝頗以假官昵侍已稔知羣下之掩蔽行事
宦侍之濁亂矯旨任某之意直出於辨誣何嘗有罪
但不無彼此腔子故吾曾汲汲請討今則逆變乃爾
任某之言中矣追悔其論罪云亦可見人心之公公
則一也時儒夢諸賊咸伏法兇徒必欲對舉報復光
佐率其黨或請勿拘日天開鞫或請自鞫廳直奉結
案或劾論避坐之禁堂或駁罷停啓之臺臣競相逞
凶甘心而乃已閱文忠公宥還入對又以袖劄事引
咎仍極口伸辨上不納庚戌六月申公思詰朴公

師益以金吾堂上引入不參府鞫上激怒以爲容
護私黨不有君命特罷卽因臺啓移鞫又命親
鞫李文簡公宥顯進諫以事體不當處分顛倒上
激怒叱退雷霆震疊而公雍容整暇辭氣如常侍衛
諸臣莫不贊歎竟以七月二十四日卒于囹圄被繫
三年前後受刑三十餘度而臨終神氣安閑凡繫初
終諸節留囑侍卒得不失禮戊申賊供有觀上之
治任某以知向景廟誠否者故上深惡其說以
致瘐死且有言先見之明可以蒙宥者公笑曰此吾
所以不免也九月祔葬于牙山南面獨亭里先塋坐

壬之原遵遺命也丙申 正宗登極因公胤子時八
鳴冤不待覆啓 特命復官 純廟己巳公嗣孫忠
白以壽爵當例 贈大臣建白以忠節卓異 特命
加贈公吏曹叅判兼帶如例是爲公始終屈伸之案
也配光山金氏戶曹判書鎮龜之女沙溪文元公其
五世祖也生長法門壺範咸備自公被逮每夜沐浴
露禱仍沒身食蔬毀瘠成疾以癸酉三月二十八日
終附公墓舉三男二女男長時九出繼尸知樞公祀
次時八 贈叅判次時五女適徐俊一洪相鳳時九
六男孝白悌白忠白蔭同樞信白珩白後白女適李

義敬時八繼子忠白女左議政金履素金履庸李義
春庶子增白衍白庶女申綸時五繼子珩白女趙國
鉉徐婿子行順行敏行直洪婿繼子疇變公性於孝
惟親志是順服勤左右不許人替勞家貧力具甘旨
未或告乏居憂毀瘠幾不全後喪在前喪中公考據
經禮參酌情文處變事而不失其正友悌篤摯雖患
難孔棘而爲伯氏謀生必先於己伯氏嘗欲分析庄
土公固辭盡歸之祭田從叔闔室違瘍五喪相繼公
冒危難躬庀終事悉力自辦本家欲以田民償債公
不受焉忠愛根天嘗廬墓間鏡儉諸賊凶圖危急憂

灼廢寢食傍人言公非當國者禍福何與於局外而何自苦如此公涕泣曰吾家世受國恩漆室之憂固倍萬餘人况吾先子爲兇黨所仇嫉事將不測而吾王終始曲保凡我一毛一髮罔非聖恩攸暨吾何敢誓忘不幸吾王有疾羣兇締結宦妾矯誣濁亂無所不爲翻覆斯文之義理屠戮肅廟之舊臣終至於謀危貳極鎖閉問寢之門封還慈教不奉討逆之命儲位不安則宗社將爲墟矣吾屬將安歸乎吾雖不能被髮入山誓不與此賊共戴一天且吾王仁聖孝友因心遵聖考勿撓之訓

聖慶濟斯文之譏明春秋無貳之義斥尊崇私親之說推是以往熙皞之治何所不可而近日事咸出於兇徒之擁蔽欺誣此猶浮雲點翳固何損於太清哉爲今日臣子者尤不勝痛迫乙巳初元上逆出羣兇登庸舊臣國是始定大義粗伸而兇徒率多倖遣人心漸至陷溺公嘗太息曰人君初政固不可以刑殺導之然欺誣先王則上不可以不討謀害當守則下不可以不討而今諱疾一款爲時大禁凡天下萬事苟不能濬源而極明數不歸於黯黹苟且其奈凶徒之藉口後世之疑惑何哉蓋公素所蓄積而

雅言者如此而恒願爲國家一死故及丙午而極言
竭論不顧時諱終至於殺身靡悔禍急書囑諸子曰
吾自期不甚草草而至於於是爲國之誠不能效其萬
一汝等他日盡心報國以繼我志其丹衷炳烺至百
死而不渝者可見於此矣公姿性絕異慈諒而剛毅
峻整而溫潤觀其貌端好可愛聽其言謙卑自牧而
至若喜方惡圓特立不倚言議之嚴正秉執之明確
毅然膚不撓而目不逃有萬夫不可奪之節發爲文
辭贍博精敏通暢縝密長編巨什操筆立就辭理俱
臻切事情而不失軌範長諷刺而亦極華麗至若科

體賦策殆近世絕調讎怨者亦多取法公婦兄北軒
金公於文章數肯可而獨許公以可畏贈盤龍硯爲
序以推讓焉然公恥以文人自居不喜爲無用之作
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公本之忠信濟以氣
節文可以黼黻皇猷才可以潤澤生靈學識言議亦
可以謀王體斷國論又值 聖明在上而竟被羣兇
所媒斃殞身於狂狷豈非命耶乙巳以後 聖化維
新而兇黨失志傍伺狺狺憂虞傾洞患得失者又倡
蕩平之論於其間鼓一世而從之汨亂是非混沌忠
逆牛李并進於太和紹祐調停於建中對待互舉勒

定國是上而發惑 天聽下而疑眩人心將爲世教
無窮之禍士大夫相顧脅息未敢發一口公所以寫
盡滿腔熱血要以批憲折亂知 宗國之有安危不
知一身之有禍福卽所云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
者也推其志可以感天地格鬼神而乃反搜摘字句
糝糊成案 聖主知其無罪而不能宥士類服其危
忠而不敢救適足以快兇徒之心彼請劔尙方埋輪
當路而獲免於身者其亦幸歟何古今人幸不幸乃
爾哉直欲籲天而無從者也公沒後二十六年而復
有乙亥之變辛壬餘孽凶謀畢露天討遂大行公之

言至是益驗而構殺公者多以國賊伏誅斯可見天
定之勝人也且 兩朝昭褒之典如揭日星抑鬱而
不得伸於當時者將明白而永見暴於後世惟公化
碧之冤亦可以無憾矣始公之被禍黎湖朴文敬公
弼周曰兇徒構殺任某而曰任某隨其利害贊之薄
之爲人臣者敢發此言耶全露情狀雖欲掩人目得
乎賢士大夫爭致挽諫夙夜齋閱文忠公翼洙曰吾
儕行將駢戮於賊徒之手而夫子乃獨先死於吾君
之前斯可謂榮矣然而主人之人戮於賊固其勢然
也以剛正之士而死於 仁聖之世古未嘗聞也緘

辭數句流淚千行非直爲二十載交好奈何此三百
年 宗祊孟山洪公夙祚曰生而盡言死而靡悔君
子所惜小人所快子能如是余復何悼余所悼者豈
爲世道金公祖澤曰人孰無死而死或關於世道之
汗隆死誰不悲而悲或係於所死之如何公之死未
知悲耶否耶不悲者人情之外悲之者不但爲公之
一身而已是豈皆阿好於公而云爾哉光恩金公嘗
評公曰吾婿不徒詞章絕倫忠信剛直恒有伏節死
義之志如金秤之錘木榦之心世皆追服其鑑衡焉
直弼自童年讀公疏激昂沒烈凜凜有生氣自令人

嗚咽流涕公之玄孫憲晦抱公胤子時八所著家傳
要直弼狀德辭非其人而其懇苦切終不忍牢讓書
之如右至構禍源委繁而不殺者用是爲辛壬義理
之結局不直駮公冤而傳信于一世而已後有篤論
之君子當知直弼之言非溢也

贈持平慷慨翁任公行狀 癸卯

公諱敞字晦而任氏系出豐川以高麗御史大夫諱
樹爲初祖八 本朝世襲主組至諱鼎臣江原道觀
察使爲乙巳名賢生諱琦龍蛇之亂倡義討賊 特
拜大興縣監 贈左承旨卽公高祖也會祖諱羲之

梅山先生集
司藝值會朝官不顯祖諱暎生員 贈左叅贊九庵
宋先生表其墓考諱弘廷有至行親癢割肌進血亦
被宋先生所稱述妣密陽朴氏承謙女也 孝宗三
年壬辰十月六日生自幼志氣骯髒好奇節己巳聞
仁顯王后遜位悲憤欲死徒步入漢師守關號哭見
者莫不義之及辛巳 聖母昇遐巫蠱事發 上賜
禧嬪張氏死秉成者爲他日自全之計極力伸救明
年公欲抗疏竭論舉家挽止不能得季父知樞公携
酒會于姪于蕭寺含盃而語公曰今日之別安知不
爲千古之訣乎仍泣下蓋設言以示死生契闊冀其

感回而公無少自沮勇往不顧上章陳討復之義其
略曰不幸今者詛呪之變彰露凶穢之物狼藉窮凶
極惡之輩相與就服噫嘻慘矣我 聖母今日之賓
天非天使之也乃人爲之也凡今日母事之臣所當
切齒腐心必欲討復而後己今之爲言者乃曰是
王世子所生之地不宜爲 國母復讎也鄒書不云
乎舜爲天子瞽瞍殺人則臯陶執之瞽瞍即天子之
父人乃匹夫也臯陶猶且執之今以禧嬪弒 中宮
其罪犯比之於瞽瞍之殺人何如也臣謹按魯論曰
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請討陳恒齊國之大夫也君

亦齊國之君也孔子以隣國致仕之人必爲之沐浴者豈不以以臣弑君人倫之大變故也爲今日之臣子見國母之被弑其所沐浴之緩急比之於孔子何如也噫以中宮爲正母以禧嬪爲私親則遭此罔極之變尤有所罔極者獨我世子之情勢慘然也爲今日殿下之道罪其罪法其法而十分慰諭以安王世子罔極之情勢爲今日臣子之道亦當奉承聖教以伸討復之大義繼以慰安世子之說至誠陳戒則君臣上下各得其宜今也不然必曰禧嬪不治然後可以慰安世子之心有若以世

子之心翹然正母之被弑而偏護私親者然其跡雖似獻忠於世子而其實未免爲歸世子於不是之地也可不痛哉獨幸夫聖上義理分明處分斐斷卒至罪其罪而事其事則臣於此不勝感激而涕泣且臣以國母被弑之冤不得不歸冤於殿下殿下亦以爲然否乎噫自己巳至丙子自丙子至于今日前後禍根無非一串貫來則要一時之專局幸國家之不幸者如此之輩決非士君子之心而何殿下信之深而用之專也此自己巳之禍所以作也至於丙子之變謂之長遠慮必欲掩護者大

臣而大臣之言納之者誰也既於己已而副其謀又於丙子而掩其罪故其奸謀凶計少無懲戢畢竟使至聖之元妃不保其天年則古人所謂我雖不殺由我而死者殿下於今日事豈無是心哉臣於殿下告 殯殿之文可見其至誠感悔之 聖心而到今因山已過歲事又遷未聞有告 廟頒示之舉噫禧嬪之弑 中宮何等大變而不爲之告 祖宗而殞臣民乎此義理之不可不告者一也雖於閭巷之間有相厄之變凡按獄之臣不敢自專必爲之上聞者蓋殺人之罪重代死之法嚴故也何今日 國

母之被弑反不如匹夫之見殺而未爲之大其事重其典使 元妃在天之靈終不釋冤於冥冥則此豈殿下之道所可忍爲而惡在其至誠感悔之意也此義理之不可不告者二也至於己巳之黜陟 殿下亦已告之而今日之大變而不告則事理之顛錯何如也甲戌之陞降 殿下亦已告之而今日之大義而不告則義理之輕重何如也此義理之不可不告者三也而况人心之陷溺莫今日若也則蠱弑之大變不可不明也義理之晦塞莫此時若也則討復之大義不可不明也此利害之不可不告者四也且詛

惟之變變之暗昧者也故地愈遠則聞之者愈失其真歲愈久則疑之者愈信其僞目今嶺南儒生柳沆者聞之誤而至於疑疑之甚而至於投疏則臣未知八域之內如柳沆之聞之誤者凡幾人疑之甚者亦幾人數月之內猶尚如此况於數年之後乎今日臣言大義堂堂在所不已而年久之後閭巷之輩接跡而起曰蠱弒之變果若顯著則何不於其時明其變而告于廟也討復之義果若正大則何不於其時明其義而頌于民也則殿下將何辭而折其說乎臣恐日後無窮之禍每基於此也此利害之不可不

告者五也凡人君爲國之道不以人而棄其言不以時而廢其事今殿下若以腐儒之言不足用後時之事不可行則已若以其人雖微其言則不可不用必用之其時雖後其事則不可不行必行之當今日觀國之時四方之瞻聆者孰無是非之天而莫不釋然以解則亦豈非正國是曉人心之一大助也此利害之不可不告者六也然則今日告廟揆以義理有何不可告之義理乎度以利害有何不可告之利害乎殿下舍此許多義理許多利害而有何別樣善處之道乎但告廟之後例有陳賀頌赦之舉

而此則不然喪 國母於蠱紂之變誅禧嬪於討復
之義者皆出於 國家之不幸此豈 君臣上下所
可慶幸者歟而况賀之一節於 世子亦有難處之
端豈可以小小之節以致 儲君之難處乎無賀則
無赦理所固然何莫非隨事變通處置得宜之道也
伏惟 聖明裁處焉臣以世祿餘蹤見 國母前後
之變至誠感慨耻不與朴泰輔同死於當日而悶默
退縮以至於今頃於 因山之日裹足入城欲言不
言私自心語曰自己已至今日終無一言而死則是
不免爲欺一心於平生負 國母於地下愚忠所激

終不自抑未滿數日旋又跋涉時則 殿下與 東
宮幸 新陵之日也封章欲進之際至有一家難處
之端竟未攄臆痛哭歸來而私自慰解區區期望者
蓋今日之國是不可不明今日之人心不可不曉其
所關係若是不輕則上自公卿下至韋布豈可無一
人言者噫自古國家有事則必有人向於己已泰輔
有之而至於今日無有乎爾則臣之所以一至再至
三至而不自止者此也雖被萬戮敢不一言然今日
此言舉世不言而臣獨言之則愛臣者謂之愚斥臣
者謂之狂臣未知 殿下深居九重豈知今日之人

心乎今日人心有若莫測之禍迫在朝夕惴惴懷懷
舉一世徒懷保身之計無一人爲國母直言正論
此臣所以如愚如狂爲此不得已之舉而後吾責塞
矣至於言之用不用在殿下臣亦何望哉政院不
捧納再閱月上徹命還給校理李坦稱以怪疏請
罪竄南荒癸未公之子斗夏擊鋒顛冤因秋曹回啓
命放政院覆逆批勿煩正言洪景濂疏請還收語
極危險上批曰三昨任敝放釋之後政院之再啓
煩瀆已涉不快今於爾疏目之以凶人竄配之不足
而必欲誅殛之是何意思抑何道理耶當出就私第

之日任敝徒跣陪隨逮兇逆伏法之後疏請告廟
蓋慷慨之士也雖語多狂妄一時被譴而究其本意
則非深惡之事也噫凶悖如柳沆無將如重經者肆
然置諸稟秩而喉司之臣不以爲怪獨於任敝不究
本情之如何相繼紛紜義理之不明未有甚於今日
良可痛也五月又下備忘記嚴責自是兇徒眈眈
然如視私讎必欲甘心及景廟壬寅七月府啓請
絕島定配依啓癸卯二月掌令鄭啓章獨啓請亟正
邦刑以爲前呈未徹之疏有別樣凶言蓋再呈日奉
納承宣以前呈時還給之人措辭啓稟不翅明白原

無一字增刪之云而兇徒急於羅織技摘不得故構捏如此二十一日依啓時公俟勅於金吾從姪掌令公徵夏往候公方陽陽若無事曰吾恨不能死於己已今而後死庶不負初心又曰人得寒疾五日不汗則死吾之死不猶愈於此乎沈檀以判義禁請對言某賊之罪實三手嚆矢四劄根柢比諸健命不無輕重而健命伏法不待結案何獨於敵有所持難年已七十二加刑必致殢斃依趙嗣基例直爲正刑依允卽六月四日也其前已受二次刑而顏色不變終無貳辭故乃用此法外之律任其屠戮如尹公志述都

人士女莫不嗚咽如悲親戚 英廟乙巳士類彙征義理稍伸持平李公倚天疏訟公冤曰今去 聖考之世不遠而人心之陷溺如是邪說之充塞如是任敵所以必欲告 廟頌示者正以慮有今日之事當時若從其言今日世道未必如是之沈沈臣所以益悲敵之不幸而重爲世道恨也特 命伸雪 贈司憲府持平繼有 賜侑之典辭極懇惻始公之被謫也知樞公因辭疏而致不自安之意曰臣姪敵得罪編配臣卽馬援之罪人及啓章首發一律之啓而援知樞公疏語作爲殺公之資斧雖已伸雪而惟此構

誣一款尙黜昧未暴及公從姪掌令公疏陳其實狀
命竄啓章 正廟嘗愍惻公冤死臨筵訪其後孫筵
臣對以無後云是爲公終始屈伸之大略也配安東
權氏憬女舉二男一女男斗夏翼夏女適安瑞宗庶
子箕夏星夏奎夏墓于牙山心方谷巽向之原自號
慷慨翁者仰述 肅廟褒獎語也嗚呼鉤弋無罪而
死漢武此舉古人猶善其斷况我 聖祖當國家大
變故不以私恩廢公法廓揮乾斷雷厲風飛使宮闈
清神人快而卒亦無傷於止慈之德 大聖人作爲
固度越百王是爲陶庵先生之贊頌 肅廟處分者

也陶庵且云苟非北溪李公特立不搖將順其美則
疇能奉行天討樹倫紀於後世哉李公體國大臣也
置身於禍福利害之外者固也如公者韋布之賤而
草莽之臣也宜其身世兩忘影響昧昧而氣義倏激
信心直行不顧一世風色不念百口性命惟知有
母后至百死而靡悔歷選載籍爲 母后死者惟有
陽谷定齋兩賢而兩賢則力諫於 遜位之際公則
抗言於 禮陟之後而其時勢危疑禍機醞釀比已
已不翅倍蓰則公之所就又加難矣或有以公之出
位而死爲不合於義則昔朱夫子贊魏掞之曰有係

治亂安危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章而諫夫豈不義而朱子言之哉且陳東歐陽澈之死爲天下所哀傷而其所論列不過好惡之正而已詎若公之爲國母復雪乎以布衣死則均而公之死爲大如公者其過涉滅頂凶无咎者歟其特立獨行而適於義者歟公死後有高士於顰囊有染血人間其故答曰此是義士任敞之血其爲人所悅服者如此黃已之變公季父知樞公尹東京涕泣不食曰身縻外官縱莫能碎首天陛用扶坤極之傾亦何可晏然在職又有張嬪僭位之舉則亦何

忍奉箋稱賀卽日投紱歸聖母復位始出而仕其胤執義公河亦泣叫閭闔及庚子力排凶徒母以子貴之說而掌令公以執義公之子疏陳辛壬義理極言竭論竟殉於忠無愧爲公之叔姪兄弟名義風節竦動千古苟非正直剛大之氣咸萃公一門亦何以與此哉以公危忠至冤宥蒙神佑而後嗣殄絕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掌令公後孫憲晦嘗從余遊要其發潛闡幽圖不朽於永遠余辭非其人然素慕公風烈亦以托名爲榮撰次爲狀用俟知言之君子

黃臯慎公行狀 乙巳

公諱守彝字君敘學者稱黃皋先生慎氏貫于居昌以高麗左僕射修爲初祖累傳至諱仁道入本朝爲戶曹判書生諱以衷右贊成生諱幾戶曹叅判又五傳至諱權有邃學隱德寔公五代祖也高祖諱復亨曾祖諱譚皆叅奉祖諱景昉考諱桴妣南平文氏通政頌其考也孝友仁厚咸稱女士以肅宗戊辰七月十五日舉公于安義之上川村時鄉人夢有白龍蟠庭之瑞生而清秀慧悟絕倫嘗患痘瀕危聞巫祝行禱責之曰死生有命何事妖誕巫乃慙退及就外傳日用言行必要遵小學咸稱小學童子作二木

佩刻云喚醒子動違鏡懸諸衣帶相夏有聲常自警省婦翁李公光益好學爲一鄉望而雅重公待以師友嶺湖諸儒皆折輩行而交之聲聞藉甚有狂妄喜毆辱人者獨敬公曰大德君子及拜陶庵李先生于寒泉居數月始執贄請學曰某聞先生名甚盛意謂處地好故然爾今來熟察先生之言行乃知名不如實先生望孔子而上者毋忘守彝隨後頻頻回顧也先生期望綦重托以心朋公辭不敢當進詩曰千里相從世外天喜看晴月照寒泉寒泉混混月長在水月襟懷覺得先陶翁和之曰白首高歌歲暮天空山

朝夕食清泉朋來千里歡如舊同善何論覺後先時
陶翁行鄉飲酒禮會者數百人陶翁獨推公爲賓嘗
侍講于三席有言爲學甚難公曰學問豈是難事有
志則皆可能講罷又有云爲學果易乎公曰奚易也
陶翁問前言易後言難何哉公曰始學者例以學問
爲高遠難行爲先進者若言其難則是阻其向善之
心所以云易若其用工則必須此心常存無一息間
斷然後可以疑道非一蹴可詣所以云難也答老少
自不容不異陶翁曰吾已會語意有在也每往復辨
論被師門獎詡喪陶翁服心制又修語錄同門人安

公宗茂贊歎曰吾文文字可謂見得親切說得分明
如復見盛德光輝爲先師喜而不寐云公性於孝晨
起盥洗就父母之所察溫冷定枕席然後退而劬業
親濟每夕祈天請以身代嘗糞甜苦斫指進血及喪
餐粥終制省親之外不離几筵繼遭內艱執禮如前
喪居廬瑩域道伯以公篤學盡孝聞于 朝特命賜
米公累呈文縣官而還納縣官不許公終始力辭仍
屏居林泉潛修靜養方伯守令罔不造門道臣繡衣
相繼剡薦不止十數已巳除童蒙教官不就後又注
擬於宮僚者屢焉丁亥季胤認明八翰苑推侍從

恩陞公通政階拜僉知中樞戊子認明出幸慈仁縣
公就養患痢而革猶整衣冠見醫禮際如常臨終歌
忠信篤敬曲一闕卽公所製也歌罷歎曰斯乃人之
所自好於己者而人不肯爲詎不可惜乎無一言及
家私訓認明以事君治民之道言訖整席恬然而逝
卽十月八日也享年八十一時士林相弔曰斯文喪
矣父老會哭曰大老亡矣一路守宰及紳奠酌者
不可勝數葬于黃山洞北麓甲坐士林齊議享公于
龜淵書院三南道論繼發將以陶庵櫟泉及公躋配
于星川書院而因朝禁未果公氣粹而資厚儀端而

器宏喜愠不形于色惰慢不設于體溫潤和平之中
自有嚴厲正直之氣於理必究其源於事必要其當
戒懼之心恒存乎隱微誠敬之功不間於斯須每日
必晨謁家廟退處書室竟晷危坐循環羣書如誦已
言而尤用力於庸學雅誦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之句其所操存兢兢若執玉奉盈而亦未嘗拘迫隨
遇而安雍容暇豫庶幾孟子所云無甚異於人者也
每見學者擎跽曲拳修飾邊幅歎曰此是伊蒲塞樣
子也蓋其爲學規模樸實頭用功而亦平易坦蕩不
馳騖於高遠不拘牽於零碎而日用常行自視欲然

每懷靡足家室之間衽席之際儆戒真篤閨庭整肅
如治朝焉友愛隆篤父母將分產業於公稍多公請
均分二姊父母嘉其志許之後兩姊家業貧匱公迎
養于家與共有無教子孫少有過失警策嚴峻而循
循善誘俾自悔悛御臧獲先恩後威曲恤其饑寒涵
囿於教化匡郭接人和厚忠信與老少貧賤言勉其
各盡其分於宗族恩義彌篤吉凶患難戮力救濟舉
范文正公家訓訓子孫宗族推及于鄉隣周卹問遺
無所欠闕以故世傳產業漸致艱窘往往蔬糲不繼
而處之晏如也常以恭恪謙退爲度不入公門不與

鄉會恬約自守不爲苟同而亦恂恂處衆不露圭角
以故一鄉上下咸得其歡心尤愛向道之人披心道
素豐豐不馱施教也開達其所長矯揉其所偏壹遵
讀書次第嚴立程課誨誘諄切必使之體驗身心曰
研經而止於記誦則讀亦何益且善讀書爲難不思
索者失之泛忽專思索者失之穿鑿必須虛心平氣
不參以私意然後可得其正義又曰古之學者專於
爲己故真用心於內今之學者高談性命無得於己
何異於能言之鸚鵡又曰往哲教人引而不發俾學
者反求自得而吾則不然恐其引而不發則泛率者

初不生反求之心不有啓發則昏愚者初不出憤悱之念冀或開其心目嘯其善端懇到詳說靡不用極而退而省私罕見其效古人所謂學而可受不可傳者非虛語也是皆得於造道成德之實者也戊申之亂嶠南人士被兇賊緝賢所誣誤希亮舉兵叛一路靡然從賊公以事出同鄉憤不欲生諭之以逆順之辨俾免爲賊邊人人到于今賴之斯爲公功化之盛者陶庵虛心稱以大儒櫟泉命駕托以道義并時之名卿碩儒莫不聞風傾蓋致敬盡禮公之爲公槩見於此矣公平生不喜著述未曾作閒言語有零稿藏

於家公配慶州李氏光益女生先公二年年二十四而歿墓于沙蘿山繼配昌寧曹氏漢鳴女生後公六年年八十二而歿墓在直長山下公有四男二女男德明元配出道明認明持平義明女李光胤全應燁長房系子性恆仲房男性天性中持平男性純性全性真承旨性存季房男性恆性忠性宏性恆系子必祐性天男必觀必履必復執義必鼎必升性中男必煥必禱性純系子必懿性全男必亨必祐承旨男必懿系子必寧性存男必聖必寧必炳必穆必琦性忠男必詰性宏男必永噫公生長衆楚之中不被風氣

所囿能自擇師得其依歸所樹立卓爾豈不誠豪傑之士哉且其質行醇德可以儆刑而孚格幾無不可對人言豈若世儒循名而忘實者哉凡四百四病惟俗難醫世間病痛都是俗腸俗見除得淨盡始可以擔負得大事故曰須要有廉隅墻壁公實有焉所以為泉門之高弟南服之高士也公孫必祐曾孫在正在誠抱遺事請狀公德不佞竊謂使公而處孔門四教當居忠信為本所以先立其大者也以故表章其德懿用附於從先進之義云爾

漢城府左尹洪公行狀 己酉

公諱光一字伯承號華西我洪出自唐朝籍于南陽以高麗太師諱殷悅為初祖歷累世至忠平公諱灌忠正公諱子藩以忠節繼顯入 本朝有諱濶漢城尹 贈頌議政世襲簪組至高祖諱純一曾祖 贈司僕寺正諱頤行祖生員 贈左承旨諱錫泰事載尊周錄與再從兄晚洲公錫箕齊名考 贈叅判諱命元世以文行氣節稱三代之 贈以公貴也妣 贈貞夫人慶州金氏諱瑞之女壺範甚懿有女士風以 英宗十四年戊午十月二十四日舉公于報恩東閑里第生稟穎悟纔學語受讀經史了其大義八

歲課伊洛羣書十九以童蒙中生員屢登 講筵講
車攻詩及太極圖說 上稱其講論切實丙申殿講
登第隸槐院八堂后成均館典籍刑曹佐郎社稷署
令宗簿寺主簿兵曹正郎司憲府監察持平掌令吏
曹佐郎司僕奉常寺正通禮院右通禮司諫院正言
歛谷縣令江原都事參禮察訪鏡城判官卽內外踐
歷也丙子以生員回榜陞通政階除敦寧府都正丁
丑以八耋陞嘉善拜同知中樞府事漢城府左尹辛
巳除同敦寧壬午正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五而考
終于正寢訃聞 致賻祭如例閏三月二十日葬于

黃澗桃谷庚坐配貞夫人永山金氏來華女贊成宗
敬其先祖也生先公三年切先公三十三年墓祔舉
三男俱夭取族子在靖爲嗣在靖二男直瑞生員國
瑞箕瑞三女適宋壽仁姜魯東成義眞直瑞男宗建
宗遇宗近宗運宗珪宗喆餘幼公天賦恬靜守身如
處子不知有終南捷徑人有問者笑曰得喪有命在
歛谷邑小事簡日誦近思錄月聚一鄉髦士講小大
學歲歉賑貸如不及以繡啓罷歸邑民爲之遮路拜
憲職或勸見銓官公曰臺通公議耳吾又何謝及謫
全州每月朔朝布衣麻鞋入本府衙門外遵陳忠肅

古義也在鏡城興學如歙谷時又行鄉約兼四州教
養之任課試條例略如明道上元之爲進農務經綸
二十一條檢視田野賞罰勤慢致力溝塗除船稅之
濫革吏逋之弊社民津戶無不僂之咸頌蜀郡之化
淮陽之清以掌令入對又陳北邑海民各等進上之
弊 上特命蕩減仍教曰爾甚老幾不識面又 教
曰此臺諫善書矣大臣曰亦善文矣 上曰非但善
文亦善經學矣 純廟辛酉又拜臺憲疏陳程朱所
論立志讀書之方及洋學橫流之禍仍請令諸路旁
求經學之士教誘後進用正風俗及拜正言疏陳輔

養 東宮之道謂師傅之官不可不慎簡山林之賢
不可不延聘臣僚家子弟不可不選八是爲公立朝
言議之大略也公性於孝五歲能救護親濟及長生
事葬祭壹遵朱文公家禮上滌儀禮斟酌古今用成
家範雖在大耋喪餘俗節躬行不替整頓戶牖灑掃
庭除教戒子孫恩遇婢僕推及於隣里鄉黨莫不感
服嘗見道上乞兒招與共寢曰此亦人子可不善遇
禁小兒捕雀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雖
小節亦可以見仁心也識解超越自幼好學以遠大
自期每晨謁家廟危坐一室鑽繹羣籍遇會心處輒

揭壁常日日課論語近思錄二書咸有規程晚年專
門大易著觀象篇論學篤信洛建而參以我東諸賢
之書剖析異同開廣見聞旁按諸子百家以致其博
然又嘗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故用工
尤在於小學裋躬以禮肩背竦直而不見矜持之色
燕居獨處不設散容倉卒急遽不放辭氣志倦體疲
則閉目靜坐觀昭曠之原而驗未發之象規模弘大
而縝密氣象和粹而肅穆忠信篤敬謙謙卑牧樂易
多恕覲德者皆神怡心醉焉嘗曰爲學有活法死法
但能拘束而已則意味迫促又曰天地間一箇是而

已上而日月星辰風雨霜露順其軌而是下而洪纖
流峙飛潛動植遂其性而是中而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正其倫而是天地之間只有一是字不容有一非
字又曰人之所貴者以其久視久聞也使吾生於鴻
濛之世則其所見不過巢木燧火結繩之事而已今
幸生於開闢六萬餘年之後上自羲農黃帝下洎漢
唐宋明之事吾無不歷觀焉遠自堯舜孔孟近及周
程張朱之訓吾無異親聞焉自鴻荒以降通計所見
之事則能視六萬餘年之事通計所聞之言則能聞
六萬餘年之言雖謂之享六萬餘年之壽可也然見

其事聞其言知其心然後方可謂之真壽若能知聖人相傳之心法則雖後今日萬歲可推而知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也此數言者亦足以見其深造自得而非出於蹈襲也遠近學者多歸之公諄諄善誘闡示路逕而必本之以朱夫子答魏應仲及長子受之書曰爲人坏壞盡在是矣遇父老則談桑麻見子弟則說孝悌以至園翁溪叟僧尼道士罔不各得其懽心幅巾芒鞋登臨逍遙有時意到朗誦楚騷及出師表音韻清爽氣格悲壯文詞到老益醇雖汗漫大篇操筆立就詩本漢魏盛唐而晚好濂洛風雅冲淡蕭

散無膚淺藻競之意有遺稿三十卷藏于家又善於墨妙而未曾以此自多雖赫蹠短牘施諸卑幼者未或潦草亦可驗心畫之正也噫湖西一路賴諸老先生倡道彬彬有西河之遺俗而風氣衰颯賢澤寢湮微言大義或幾乎絕矣公能不由師承濳契獨詣沉潛闡釋老而彌篤蔚然爲湖左名儒詎但做知退不知進之賢大夫哉享九耄之齡致三達之尊天之報施豈苟然哉直弼夙服公行治常贊爲吾宗之耿光而以莫遂觀德之願爲平生恨公孫直瑞齋遺事屬以狀德之文癯朽垂死倚閣鉛槧久矣直瑞累懇不

休誠溢于辭竊感其至意力疾而敘之如右用備百世之考信焉

進士蘇公行狀 己酉

公諱洙榘字伯淵自號湛樂軒晉州人系出高麗上護軍諱希哲簪組奕世至少尹諱遷學於圃隱鄭先生先生立懂不復仕屢傳至月洲諱斗山從遊兩宋先生有文武全材闡魁科歷颺內外薦拜監司兵使以文章風節顯名當世是爲公五代祖也高祖諱相說曾祖諱大呂祖諱成集世有醇德考諱始運從木山李公墓敬學禋躬以禮爲一鄉模楷妣坡平尹氏

心得女以 英廟甲午三月十八日舉公稟質穎異八歲解屬文出語必驚人稍長博學強記肆力爲詞章聲譽藉甚而不以是自多焉旣冠師事中洲李文敬公又拜心齋宋文敬公自是專精朱子書推行於日用彝倫亦爲門戶計兼治功令業七魁大小發解淵泉洪公奭周知公賢秉銓擬齋郎吏以無薦沮之及登道剡屢擬齋郎將作望俱未蒙 點庚子中生員試辛丑閏二月二十一日卒享年六十八京師士大夫咸悼惜曰湖南第一人亡矣五月葬于益山郡東炭谷壬坐公性於孝事親盡志物之養居恒不離

側承顏盡歡和氣融泄前後居憂情文具備衰經飲
食用或逾節尤嚴於內外之防晨謁家廟朔望行參
增置祭田盡誠追遠先公每當親忌做鄭松江古義
自朔日斷飲公克遵家法諱日雖在晦間未嘗放過
喪祭一從同春家禮而參用家傳舊儀常閱傍祖陽
谷公後嗣垂絕遺稿無傳并月洲集爰謀開印事力
幾就可驗公爲先之苦衷也與二弟交勗以道義雖
至情怡怡少有過差警責不饒必使悛而後已諸弟
告公之過輒改悟不少吝析箸之後慮其不贍先施
賑給夫婦相對禮敬如賓閨門之間斬斬如也自哭

胤子日暮未嘗入內以孀婦在室也整理家務汛掃
庭宇區畫巨細咸有條理性又醇厚筮楚不施於臧
獲叱咤不加於犬馬愛育孤孫而不弛其教命負笈
從學于不佞誠力所暨有令人孚格自奉儉約冬不
帛夏不葺瓦盂草蔬一日再食而賓友供饋務極豐
腆義所當爲罔或吝惜外氏窮窶尸祀者無以爲力
公爲之資給田宅每忌日爲助祭需婦兄具公漢豐
嘗有小庄近公居具公歿每年取息資其二女之嫁
用其餘置具公祭田養族姊于家中其女子出嫁者
每月送錢備糧公受藏以待族姊之還悉出其有以

贈平居靜坐凝神儼然若思對人揚言氣宇軒昂聞
人之善必劄記姓名終身不忘聞人之惡蹙然不安
凡人物臧否時政得失絕不掛口老愈好學杜門卻
掃對案呻佔矻矻於經傳性理之書徬通陰陽百家
醫藥星曆鄉黨人士及前後知郡有所疑難必取決
於公公引古證今剖析如流郡中多古家名族各立
門戶喜同惡異而於公則實心悅服公卿之聞風者
皆虛已禮下升庠之日或有屈駕而造公者致書亦
極尊敬以至騷人墨客山僧野老咸誦公之名願識
其面公寬裕有容然其好惡之正如辨白黑僧尼巫

祝不近門閭常言若不出而語及丙丁事往往聲色
俱厲扼腕奮臂有誦翁方綱學術而張皇其筆法者
必峻斥曰縱令略有可觀其身化夷狄其屬卽犬羊
誦法孔朱者顧乃舍之而尊其學耶公女宋氏婦嘗
戴額掩公大嗔曰是物恰似紅兜制汝以名門主鬻
之婦何可戴此禁家人衣西洋布曰滅倫亂常未有
如洋賊者寧凍死耳不可以此賊手中物近身也其
所養所守豈非法家之拂士南服之偉人哉配綾城
具氏度鎮其考也博涉書史闡範咸備生先公三年
歿後公二年墓附男亨述女適郡守宋錫老孫輝冕

輝昇輝冕男敬達輝昇女幼輝冕蚤受一經克趾先
美托余以狀德之文用圖不朽余癘病垂死倚閣筆
硯久矣公愛我殊絕水樓山墅促膝披心不覺冬夜
夏日之爲永竊感公嚴於春秋尊攘之義陰陽淑慝
之辨者出於天性而學問之功亦不可誣是不可以
不書力疾而撰次如右用俟知德之君子云爾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六

